

年

卷

期

第

6

11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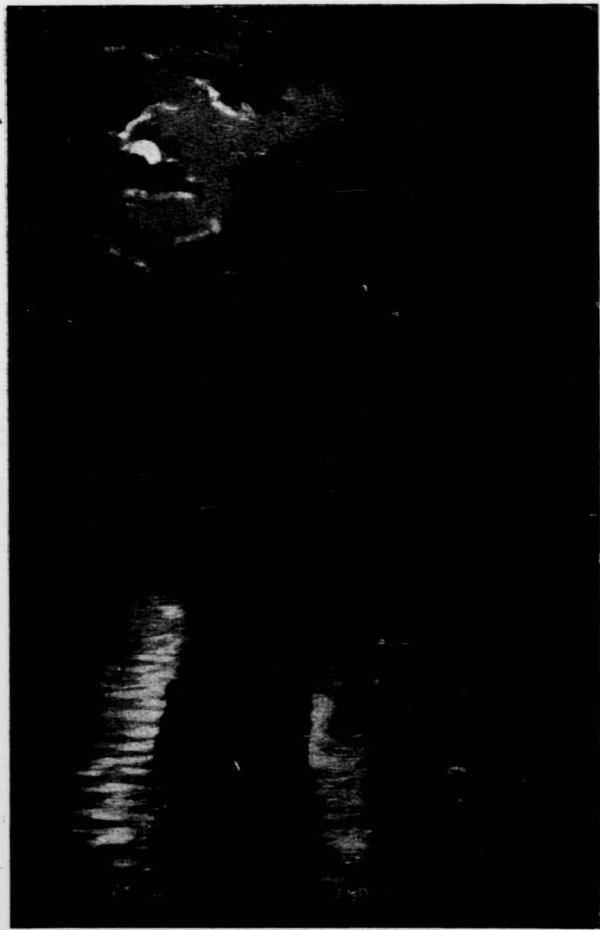
# 小 說 世 界

第 十 一 期

第 六 卷

THE STORY WORLD

Vol. VI No. 11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不可多得之機會

第一回

## 中國年鑑

...

### 特價展期兩月

▲陽曆七月底截止

▲再版可於六月中旬出書

我們編印這部書的意旨，不僅在以為極精博極實用的參考書，供給於智識階級；我們更希望這部書能夠普及於一般民衆。此書初版印出未久，隨即售罄。我們一面趕印再版，一面應各地來函之要求，特將特價期限展長兩個月，至民國十三年七月底爲止；庶使更多數的購者，得享廉價的利益。購買諸君還請從速！

上海  
各省  
商務印書館謹啟

洋裝一冊 二千餘頁  
定價 四元  
特價 二元八角  
郵費國內 二角



何海鳴先生

海鳴先生字一雁別署

求幸福齋主歷任軍政

界重要職務現主撰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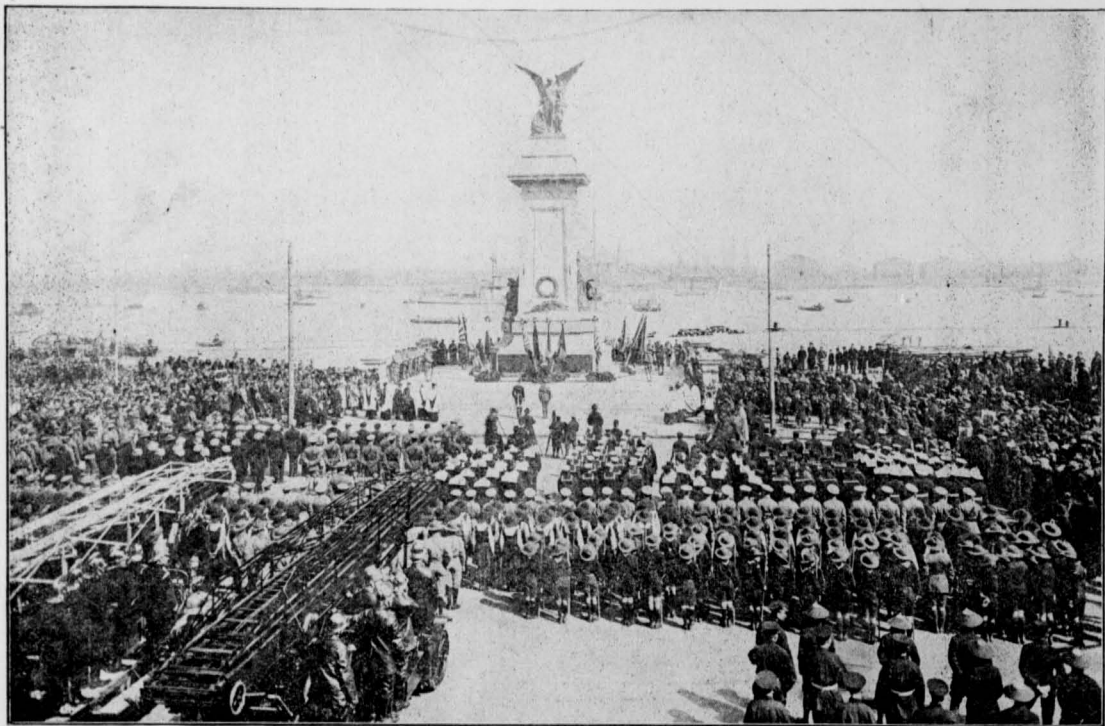
務旬刊雜誌著述甚夥

最近有「海鳴詩存」

出版先生之心血結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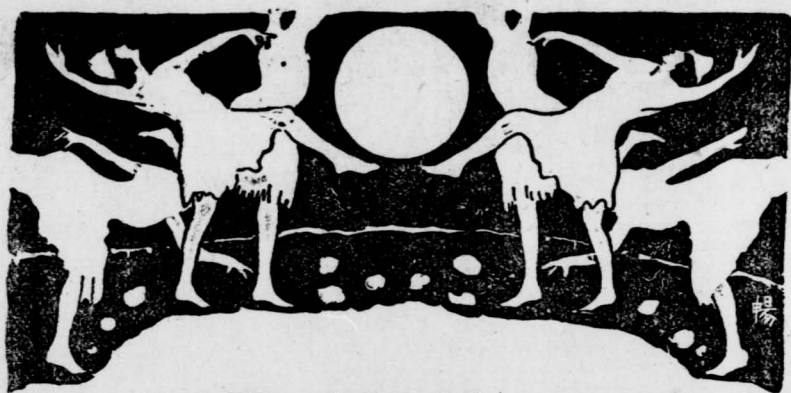
也





「贈 錄 許」

禮 成 落 行 碑 念 紀 戰 歐 海 上



# 小 說 世 界

第 六 卷

## 目 錄



第 十 一 期

文與文學……………胡寄塵

神秘的報復……………程小青

鏡框的故事……………西 萬

漁樵問答……………履 彬

紅鑽石……………南海馮六

父母與兒女……………李伊涼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憶秋生

方秀筠……………伯 厂

嘔吐……………錢起八

飛劍……………徐卓呆

畢竟誰勝……………胡亞光

琴話……………林履彬

野人記……………曹梁廈





# 文與文學

胡寄塵

文。是一件事。文學。又是一件事。兩事絕不相同。然今人往往誤解。因此講文學的人多。而能文的人少。我有鑒於此。特爲說明文與文學的分別。

文。是文的本身。文學。是講「文的本身」的學問。譬如植物。（如梅。如松。如竹。）是植物的本身。植物學。是講「植物的本身」的學問。倘將植物與植物學并爲一談。任便甚麼人都知道不對。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知道文與文學的分別了。

植物的種子。能發芽生葉。成爲植物。然植物的種子。決不懂植物學。人能懂植物學。然人決不能製造有生命的植物。文與文學。也是這樣。文人能發表他的感情。成爲文。然文人不必懂文學。（也有能懂的。但不必懂。）學者能懂文

學。然未必善於爲文。

中國以前的文學界。大概是只有作文的作者。而沒有能懂文學的人。就是有。也極少。也不會十二分明白。現在的文學界。大概只有講文學的學者。而很少作文的作者。就說多。也不善於作。

現在講文學的學者很多了。大概又分爲兩種。一種是研究「文學是甚麼」。一種是考訂古人的作品。好像是不先做了這兩種工夫。便不能有好的文學的作品做出來。其實不然。不懂文學只管不懂文學。能做好的作品。自然能做好作品。

我希望富有天才的性情於文相近的作者。不要被研究與考訂束縛了。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珂路爾公司製造



總經理

上海四川路一百  
卅五號 誠厘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



# 神祕的報復

小青

蒲費博士的眼光。從金絲邊眼鏡中穿射出來。瞧着他周圍的五個客人。帶笑帶諷的說道。「你們如果是宗教家。或是研究靈學的人。那麼。對於鬼的問題。自然要下肯定的答詞了。現在你們向我發種種的問句。我却不愿意發表任何答語。其實關於鬼的問題。和鬼的故事。我却——唉。我不應當對你們說了。」說了這句。他忽回頭瞧那時計。十二點鐘已過。夜已深了。那五個客人。都是受了博士的請約。特地到他的別墅中來消遣一個星期尾的。這時都呆瞪瞪瞧着博士。他們見他繼續的瞧在鐘上。似乎已領會他的用意。便有一個人開口道。「你儘說不妨。我們的神經都是很健旺的。」蒲費博士答道。「你們要我說

麼。那麼。我不負責任的。現在你們聽着。有一個人名叫鮑得賴的。在某天晚上。一個人坐在一宅高屋的最上一層的辦公室中。那時天已黑了好久。這大屋中別的辦公室。的住戶。早已散去。管屋人將一層層的石梯打掃乾淨以後。也回到了最下一層的臥房裏去。鮑得賴因着事務的壓迫。已經在那辦公室中辦了兩星期夜工。但瞧情勢。須得再辦兩個星期。方能就緒。他的兩個書記和一個打字人。都已回了家去。這時他正接到了最後一次送來的信札。連接剖開兩封信。第三封還捏在手裏。沒有開封。他仔細瞧那信面上的字迹。非常吃驚。其實信面上祇是他的姓名和辦公處的地址。但瞧鮑得賴的模樣。好似他見那



信面上的字母。一個個都在那裏牽動。或是那字都已變成了白火。差不多要薰灼他的眼珠。那字是一個名叫開狄許的寫的。開狄許在鮑得賴身上。曾經做過一件對不起的事。這事的情由如何。在我的故事裏却不必細說。但鮑得賴爲着復仇的緣故。曾費了許多工夫尋訪。竟使開狄許嚇得魂不附體。後來忽而喧傳開狄許暴斃的消息。外面人既不知底細。也沒有人出來根究。這重公案。就此了結。但開狄許暴斃的事。是在鮑得賴接信的前五天。當鮑得賴接信的這一天。就是他的仇人下葬的日子。並且瞧那郵印。發信的時間。相差還祇有幾個鐘頭。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開狄許既已死了。怎麼會有這封信呢。既而他想得一個簡單的理解。開狄許在未死以前。也許寫好了這一封信。請託一個朋友。等他死後下葬的一天。才將這封信付郵。這理解非常近情。鮑得賴因此稍稍安慰一些。雖然如此。他的謀殺報復的心。這時既已消歸烏有。反覺得膽小起來。他將那信封反來覆去了一回。不知道內中

寫些什麼。一時却又不敢剖開。忽而他立定了意志。取起桌上的裁紙刀。將信破開。裏面的信紙。用顏色印着地址。果真是開狄許的信。信上說道。「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你有怎樣的感想。你立誓要殺死我。我覺得沒有法兒可以改變你的意志。故而也沒有什麼舉動。鮑得賴。你果真下了最後的一記毒手。你竟謀殺我了。你的復仇的意志既已成就。你可以知足了麼。在那已往的三年中。你多方追尋我的蹤跡。我不得避脫你。也就灰心不再躲避。因爲像這樣惴惴不安的生活。實在沒有什麼趣味。也許我對於我自己的性命。沒有像你對我那麼重視。因此我到底傷在你的手中。」鮑得賴讀到這裏。不禁停止了讀不下去。他覺得除了那「我覺得沒有法兒可以改變你的意志」一句以外。其餘的語氣。竟像開狄許在既死以後寫的。但這究竟是不可能的。大概開狄許經歷了三年的恐怖生活。逃來逃去。精神上既然慄懼不寧。便決意一死。不情願受那恐怖的磨難。因此。他就寫了這一封信。預備等他死後。

寄給那個殺死他的人。鮑得賴左思右想，覺得這一個理解總算近情。於是就振作精神，繼續瞧那封信道：「我不知道你怎樣實行你的計劃，也不知你用什麼方法，但你總預先想好了一種安全的法兒。至少你也應有這樣的理想。因為你如果不要免去一切的處分和禍患，你早可以下手殺死我了。我知道你是一個審慎的人，你雖要復仇，却也不願你自己犧牲。譬如由許多人心充滿了怒氣，便一往直前的祇想復仇。事後的刑罰和代價，一切都不顧到。你却不是這樣的人，所以你所用的方法，簡直可以當得詭秘和巧妙的考語。雖然如此，此刻我却完全明白了。你可知道當你讀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却在你面前瞧你呢？鮑得賴，你抬起眼睛來，瞧那空氣裏面，有沒有我張着眼睛瞧你。」鮑得賴受了這無聲的命令，果真自然而然的仰起頭來。但他祇見那綠色灰暗的牆壁，和書架上一排簿冊。他微微笑了一笑，才知那死人寫信的用意。無非想借此嚇他一嚇。鮑得賴開了他的書桌的抽屜。

將一隻紙煙匣取出，取了一根，緩緩燒着。又把身子倚靠在螺旋椅的背上，繼續瞧那信道：「你仰目瞧我的時候，可聽見我沒有？如果沒有聽見，那還不能算我就不在你的面前。你自己不是以為萬分安全了麼？你把我推陷以後，自以為布置妥當，不留一些迹象，再也不怕人家發覺你了。那你真錯極了。須知你還遺留了一個誤點。沒有掩沒。就是這一個誤點。已儘够致你的死命。老實對你說，當你讀這封信時，你自己的時候，也近在眉睫了。你接到這一封信，一定在你的辦公室裏，並且在晚上獨居的時候。鮑得賴，瞧你的表，十點半鐘可到了麼？從這時候到十點半之間，你還可以自由呼吸。一到十點半鐘，你的性命再休想延長一分鐘。」這時候鮑得賴直立起來，雙手取着那張信紙，好似要把他撕碎。一回兒又停止了手。他想着另一種方法將紙燬滅。他擦着了一支火柴，正想將信紙燒着，忽而又遲疑起來。他將烟尾丟掉，走到窗口，將窗開了。吸一口新鮮空氣。窗外却很靜寂。對面是一所存貨



的高屋。尖銳的屋頂。黑越越仰刺天空。下面本是通道。雖然燈光參差。但這時候除了偶然有汽車經過。發出些嗚嗚的嘆息聲外。竟靜悄悄沒有生氣。鮑得賴把他熱炙的臉伸到窗外。俯聽那下面的空街。忽有一陣冷風。吹在他的臉上。他却反把頭頸伸得出些。好似要瞧瞧他的隔壁的窗中。有沒有燈光。那裏當然是沒有光的。因為那隔壁一室。就是開狄許的商務辦公室。此刻却空閉着沒有人租住。至於鮑得賴和開狄許的辦公室。同在一宅屋中。原也不是偶然的事。鮑得賴既想復仇。特地尋到了開狄許的近旁。以便乘間下手的。那時鮑得賴忽而把頭退縮進來。回頭亂瞧。好似聽得了什麼怪聲。但室中並沒有什麼變動。祇是他自己心虛。才發生了那種幻覺。他聽得汽爐上有些微聲。因把機關關了。又自言自語道：「我是怎樣一個傻子。我為什麼自嚇自呢？」他雖這樣說。腦子裏的思潮。仍不住的起落。取出表來一瞧。十點半還缺十二分鐘。他藏好了表。重新瞧那攤在書桌上的一封怪信。那信

還有一兩行沒有瞧。他趁着勇氣。又將信取了起來。那信的末幾行道：「你的仇已經報復。這時要輪到我了。你的復仇計劃果然成功。我的方法。也斷斷不會失敗。古語說有德報德。有仇報仇。你自以為你已將我丟棄。再也不會傷你。這却錯了。須知你和我二人。好似已被一條鐵鍊子束縛着。永遠不能分離的。鮑得賴。十點半已到了麼。你靜心聽着。等到那街角禮拜堂的鐘聲。打十點半時。你就可以聽得在你旁邊有一種笑聲。」鮑得賴將信放下。好似他身體上受了什麼無形的損傷。他的臉色灰敗。額角上滿綴着汗珠。論情他將這一封信從頭至尾讀完。實在是他的失計。但他還想尋究這信。究竟是誰受命丟到郵筒去的。並且那投遞的人。有沒有因着好奇的緣故。將信偷拆瞧過。他在信封上仔細察驗了一下。並沒有偷拆和重封的痕迹。一回兒又瞧瞧他的時計。他雖明知這種舉動近於愚騷。可是竟不能自持。他又喃喃自語道：「這種計劃原是很顯明的。他想用這種恐嚇的說話。激刺我的感

情。使我的良知上發生內疚和恐怖。等到那個時候。我也

許會得驚怖仆倒。」鮑得賴且說且把表仰面放在桌上。

瞧着那枚長針。漸漸兒移到半點鐘上。不一回。祇剩兩分

——一分——便聽得那沈着的禮拜堂鐘聲。從窗口裏

進來。正在這時。鮑得賴斗的將兩手握住了椅圈。他臉上

的血色。一時完全退却。好似死神果真已降臨了。他聽得

了什麼聲音呢。他確實覺得門外有什麼聲響。這是什麼。

可是當真是笑聲麼。在鮑得賴耳中。明明是一種得意的

乾笑。他彷彿變成了石像。忍耐着呼吸。仔細傾聽。却又再

聽不見什麼。除了他表機的微聲以外。靜寂像墳墓一般。

於是他尋思他的精神上大概已起了異徵。剛才的聲響。

祇是一種幻覺。這莫非就是寫信人的作用麼。他把椅子

向後推開。走到門口。一手將門拉開。他的心球突突亂跳。

好似他準備室門開處。有什麼人直衝進來。或是有什麼

燿灼的眼光。在黑暗中瞧他。但竟完全沒有。並且門外仍

很靜寂。因而安慰得多。他放大膽子。走出門外。向四面瞧

了一回。毫無動靜。祇見一扇扇關着的室門和靜寂的樓

梯。但從那電梯的空處。有一陣陣冷風進來。鮑得賴登了

一聳肩。回到室中。比較先時安寧得多。他知這祇是一種

小小的詭計。不能不佩服那死人的機詐。起初他果真險

些兒落進他的圈套。這時經了幾次的印證。已經瞧破。也

就不放在心上。可是這一種安慰的見解。在他心中容留

得不多時候。等他回到書桌面前。他又發生一種意外的

驚恐。他的眼光向桌上一瞥。竟不見了那封怪信。鮑得賴

竭力追想。那封信他明明留在書桌上的。當他走出門外

的時候。也絕不見有人進來。他昏迷了一回。又想出一種

譬解。他的窗既然沒關。也許有一陣風進來。把信吹在地

上。但他在地板上四處找尋。無論椅桌底下。書架和汽爐

的背後。都已尋到。那封信到底沒有。那麼。那信究竟往那

裏去了呢。他既索解不得。於是一種無形的恐怖。又回復

過來。額角上的冷汗。一粒粒的流下。却到底想不出那信

怎麼會得不見。後來他想起他將室門開了以後。室中的

風有了出路。怕已把那封信吹到了窗外面去。如果這樣。信既吹到了下面。又不知落在什麼地方。到了天明。假使被人拾起。豈不是十二分危險的麼。他很不願有這樣的事發生。因就不期然而然的從窗口裏探頭出去。要瞧瞧那信落在那裏。唉。他果真瞧見了。原來窗口下面。有一塊邊石。那信箋就落在石上。這一塊邊石。不但做了上下層的分隔。也是建築上的一種裝飾品。下面用石條托着。本來很堅固的。鮑得賴見那信落在窗口的右向。分明被風吸出來後。還向右路路吹動。故而停留在隔壁開狄許一室的窗下。他張大了眼睛。瞧在這一張紙上。暗暗思忖道。「怪事。怪事。這可惡的東西。怎麼會停留在那裏呢。」據他的意思。雖說這信明明是被風吹出去的。但何以不向左吹。却偏偏落在他的仇人的窗口。他又見那紙續續的在風中顫動。好似告訴他不久就要吹開去了。到那時候。他再沒有取得的機會。他為情勢所迫。覺得不能不立刻將信取起。他想那窗下的邊石。還不算得狹。若從窗口裏

跨出去。定着神志。緩緩過去。就可以把那信取起。不過在這樣的高度。若使心慌脚軟。墮落下去。那不消說他全身的骨節。都要變成齏粉的。可是他既然有取回這一封信的必要。也就顧慮不得。因為那信上明明寫着他自己的姓名和住址。下面的簽名。又是開狄許。至於信中的說話。無論誰何。一見都能明瞭。萬一落在什麼人手中。即使不向法庭去控告。若借此脅索。他也必一輩子受累不淺。因此之故。他雖明知冒險。實際上却不能不做。他先將一足跨出了窗檻。把兩隻手用力攀住了窗口板。更將別一隻脚踏出。接着兩足便緩緩放下。直到踏實在邊石上面。還不敢放手。也不敢轉身向下面瞧視。但他既要向右邊走去。勢不能不放鬆他的手。因咬緊了牙齒。竭力鎮定他的精神。才把兩隻手離了窗檻。側着身子。一吋一吋的向前進行。那石條上積着霜露。一不經意。他的左足更突的向下面滑去。他急將身子俯下。自付要跌下去了。一定沒有命。幸而他的身體沒有偏向外去。他的右足也還能够忍

住。沒有下墜。但嘴裏已不禁驚呼了一聲。那時他既將身子俯下。便把右膝跪在石上。隨又乘勢將左足提起。他雖然出了險。他的四肢却似乎都已麻木。俯跪在石條上面。竟沒有氣力再直立起來。他的汗珠一顆顆滾進他的眼眶裏去。他也不敢舉手抹拭。下面的車聲。隱隱的進他耳朵。他也似夢似醒。竟像沒有聽得。他明知跪在這個地方。斷不能夠結局。既要取得前面的信。還須繼續進行。但他自知他的神經已非常驚亂。假使立直身子。他的兩足。決不會再聽他的命令。他躊躇了一下。竟就把膝蓋代足。逐漸的向前移動。他一寸一寸的前進。不一刻。果然也到了他的目的地。他伸出顫動的手指。取起那張紙來一瞧。果真就是那一封咀咒的信。於是十分歡喜。急急將信納在袋裏。他的目的已成就了。但一想怎樣回去。又禁不住恐怖起來。他那時仍舊跪在邊石上面。尋思他若旋轉身去。回向他自己的窗口。他實在沒有這種膽力。他抬起頭來一瞧。恰當開狄許的空室的窗口。因想這一室起先固然

是他的仇人住過的。這時却空閉沒人。與其冒險旋轉身去。不如就進了這個窗口。然後再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空室的室門。當然是鎖著的。鮑得賴那時。却再也想不到這層。他先把兩隻手舉起。摸到了窗口的邊。才緩緩立起。將窗推開。他的眼睛始終不敢下瞰街心。深恐一個眩暈。身子便站立不住。半分鐘後。他已進了那間空室。他急將身子靠住了一堵牆壁。氣息咻咻。竟按捺不住。停了一回。才能從衣袋中摸出那張信箋。撕成細小的碎片。他明知他心裏的恐怖。就是這一封信作祟。這時既已撕碎。第二步便想從這空室出去。才知道室門鎖着。鑰匙却在管門人的手裏。鮑得賴既不願人家知道。故不敢發聲叫喊。室中的電話。早已和各種器具一同移去。也沒法和外面通信。瞧這情勢。他祇得在空室中過夜。但他家裏的人。正盼望他歸去。他又怎樣可以終夜不回去呢。況且室中空空連椅子都沒有一隻。黑越越真是可怕。他又想起這本是他仇人的居處。他怎麼會自投羅網。關閉在裏面呢。難道



這裏面果真有什麼不可思議的魔力麼。因想當他讀信的時候。聽得了一種聲音。才使他開門出去。因着門開。那封信才會被風吹到窗口外面。接着。又因這封信的引誘。竟使他進了這一間可怖的空室。他越想越覺驚駭。渾身都簌簌顫動。忽而聽得門鈕旋動的聲音。好似有什麼人在門外握旋。鮑得賴把兩隻手摸住了牆壁。防他的身子突然仆倒。回轉頭去。張目瞧那室門。黑暗中雖然瞧不清楚。但門鈕旋動的聲響。仍繼續不止。他把身子沿着牆壁退縮。直退到壁角。不能再退。猛見那室門果真已經輕輕開了。約摸開到兩吋光景。他瞧見一個沒有血色的面孔。肩部以下。完全不見。彷彿虛懸在空中。鮑得賴慘呼了一聲。兩手向前一張。身體失了均量。便即向前仆去。」蒲費博士說到這裏。停頓了向他左右的五個客人瞧視。他們都聽得出神。當他說的時候。沒有一個插口。等到博士的故事停頓。才有一個人開口問道。「你可是說那個鮑得賴瞧見的人面。果真就是被他謀殺的開狄許麼。」蒲費

博士答道。「不是。那個人就是管屋子的。因他下樓後曾出外送信。當他從外面回來的時候。瞧見鮑得賴的窗中。燈光仍舊亮着。同時他還瞧見窗外的邊石上面。有一個匍伏的人形。他見那人形進了空室的窗口。不由的不暗奇怪。故而便上樓去瞧一個明白。」另有一個客人問道。「那麼。這些事情。你又怎樣知道的呢。」蒲費博士道。「這是我親自從鮑得賴口裏聽得的。他因着那一次的經歷。患了一次重病。我替他醫治的當兒。他就把這一件事情完全說給我聽。」客人驚異道。「什麼。他竟肯實供他的殺人罪麼。」蒲費含笑改正他道。「不是。鮑得賴實在沒有謀殺開狄許。他的初念。原有這樣的意思。所以他的確下過一番追尋工夫。後來果真被他尋到。故而在開狄許意中。便深信鮑得賴要謀殺他。但開狄許本來有心病的。因這一嚇。竟自送了性命。鮑得賴聽得了開狄許的死耗。怨氣既消。心中反有些悔意。在這當兒。他忽然接得了開狄許故意作弄的信。就禁不住發生恐怖。原來開狄



許既然深知他自己的病情。又以為鮑得賴要得他甘心。預料再沒有生存的希望。因寫信弄這玄虛。也算是一種神秘的報復。你們試想鮑得賴在這樣的深夜。精神上又不很安寧。憑空接到了那一封信。怎麼教他不恐怖呢。」

另一個客人接嘴道。「那是當然的。但我還以為鮑得賴當時的恐怖。就因深信他的死仇來向他報復的緣故。」

蒲費博士搖頭道。「鮑得賴不是迷信的人。況且實際上又沒有殺人。那天晚上。實在因着地位和時間的影響。精神上才發生異象。今年夏天。我還在倫敦遇見他。他的身體已康健如常。朋友們時候已很晚了。這一件故事。我們祇算是一種的野話。不要放在心上。現在請你們睡罷。晚安。」

(完)



## 世界寓言

### 騎兵撤謊

從前有一騎兵。騎了黑馬出營打仗。剛遇著敵人。不敢戰鬥。便取血塗面。扮作死人的樣子。臥在死人堆中。這時候他騎的那匹黑馬。也失去。等到打仗過了。敵兵退了。他才從死人堆裏。慢慢的爬了起來。看看自己的馬。已不知望甚麼地方去了。便拔刀割了別人死馬的尾巴。帶了回來。這匹馬是白色的。他也沒有留意。回到營中。報告主將。說是已經打過仗了。馬也打死了。只有馬尾子在這裏。說著。便將馬尾子拿出來給主將看。主將看了。說道。這是你的馬麼。騎兵道。是的。主將道。你的馬是黑尾子。為甚麼忽然變了白尾子呢。騎兵聞言。無話可答。按。作假的人。往往從無意中露出痕跡來。

### 寄塵



## 鏡框的故事

西萬

六個月以前，顏麗斯女士收受了她的男朋友王樹基的一個象牙雕刻的鏡框；她是十二分珍貴牠，並且時常把玩牠；她在彈琴的時候必要把牠放在琴樑上，讀書時必要把牠陳在書桌間，上校時必要把牠夾在書包裏。

這個鏡框的確是象牙質的，長不到四寸，寬約二寸有餘，全厚多過半寸；牠似水晶般的瑩亮，白銀般的澤耀，明珠般的玲瓏。一條或數條龍，時隱時現的做成鏡框的邊緣，於層層疊疊地重雲裏，現出斷斷續續的龍頭，龍胸，龍的前掌和龍的後尾等。顏麗斯女士究竟比不上博物學者的眼界寬，見識廣；這象牙雕刻的龍，在她看起來是維妙維肖；因為她從沒有看見過真龍；她所有的龍的概念是從圖畫裏看來，是從傳說裏聽來的。雖然她究竟考

不出到底是時代的產物，是有名或是無名雕刻家的作品，但她每想到這是來自紫禁城裏，定是皇家的珍藏品。設若不是碰巧王樹基從一個被遣散的太監家中買出，那麼，就是讓顏麗斯女士做一千個夢，也夢想不到這樣精緻的一個象牙製成的滾龍鏡框！

她收受這個贈品時，不曉得共總費了幾多唇舌，巧言語不知講過幾百個來回，終被她佔了勝利；王樹基把牠算作一種朋友間的贈與，送給顏麗斯女士了。在她接收這個滾龍鏡框時，喜歡得了不的，甚至於連她自己也不能估計她的愉快達到什麼程度。她深深地鞠一個躬向着她的男朋友王樹基，算做是個總感激；並且把她在平時所認為寶貴的物品，除特別為女子使用物外，也擺



出三四種，讓王樹基任意挑選，並且說：

「密斯忒王！雖然這些物品都是我平時所寶貴的，但現在你若喜歡要那一個，便請你挑選那一個。」

王樹基看一看她讓他挑選的那些珍寶，又瞧一瞧顏麗斯女士把玩不置的滾龍鏡框，半猶豫半慨然的答道：

「既然這些物品都是你所珍貴的，「君子不奪人之所愛，」我一些都不取去了！所希望的，你妥妥保存這稀世之寶，並且時時惦念着這是我當朋友送給你的一件禮物！」

顏麗斯女士覺得這種條件是極容易極容易履行的，所以她向上舉起一隻手，說道：「定如你所希望的！」

她收受這個禮物之後，第一個問題便是「應將誰的像片嵌進這個鏡框裏呢？」起初她想，世界上第一個和她有密切關係的人便是她的丈夫殷永壽了。所以最好莫若把他的像裝進去。她果然這樣做了。

暑假過去，開學的日子來了。顏麗斯女士從他們的暑假短期公寓搬回女高師她的學校，王樹基和殷永壽也搬回他們法政大學。從此後，王樹基和他的女朋友顏麗斯除掉星期六一同看電影或逛公園外，便很少有長時間談天的機會了。

一般女校裏都有一種不和男學生平等的待遇；就是凡是已經出嫁過的女生，概不容收。因此，許多做了母親的女子，便不得不一入學校即須裝作未曾出閣的處女。顏麗斯女士就是這樣裝扮的女生之一，不過所差的她還未曾作了母親。學校既經定出這個章程，學生便須無條件的遵守；因之，學生們莫不以「已經結婚」為不體面，而以「已經訂婚」為沒出息，於是假處女幾乎要演成普遍的現象。

有一天，顏麗斯女士正在把玩這個滾龍鏡框之際，忽有三四個同學闖進她的自修室，正瞧見她在那裏把玩一個少年男子的像片。於是你一嘴我一舌的嘲笑起

來。一個說：「這樣的忘不了情人，爲什麼不去捉活的呢？」一個說：「最好還是小結婚罷，這樣捷便的多！」又一個說：「頂好把這像片懸在眉毛上，那樣，豈不是時常能見着你的情人嗎？」這回顏麗斯女士究竟是寡不敵衆，只得羞怯的忍受過去。

在她受了這次教訓之後，她決計把她丈夫的像片撤消，另把她的半身像嵌在滾龍框裏。從此後，再沒有人能拿滾龍鏡框的材料嘲笑她了。

只不過六個月過去，殷永壽和王樹基因爲學校中某事件，竟發生了大的衝突；於是把從前一切的友誼，學誼，在這次衝突發生後一次破裂了。不幸顏麗斯女士也受了這種影響，無所爲而爲的也和王樹基決裂了！

仇愈積而愈深，好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分明是一件不相干的事，但一經印入仇人的眼膜裏，就算是含有幾分惡意；或是有意損害他，或是有意阻止他某事的進行。王樹基和顏麗斯女士自然也逃不出這個例。

王樹基喜歡看電影，顏麗斯女士也喜歡看電影。他們在未決裂之前，很多次是在星期六晚响她同她的丈夫殷永壽及王樹基一塊去看電影，遇到好的結構的片段，他們不約而同的鼓掌起來，絲毫不曾發生誤會。可是他們既經決裂之後，自然，再沒有一次他們會一同進一個電影院的。有一次，顏麗斯女士單獨一人進了電影院，碰巧王樹基也在那裏而且座位又很相近。王樹基一些不留神有他已絕交的女朋友在那院裏，所以遇到好的結構的片段時，照例要一搖一幌的喝正采，鼓響掌。這種舉動認真討來顏麗斯女士的厭，認爲他是有意專要使她生不快之感，最後又認爲他是有意嘲笑她或者侮辱她。她於忍無可再忍時，火山似的爆發了，負氣帶恨的講了三兩句報復的話便拂袖而去了。在電影院或戲館裏罵街，是一般人聽慣的事，所以隨時罵畢，隨時便算了結。不過這次微有不同，王樹基看見是他那絕交的女朋友，已是十二分覺得討厭，但是細玩她的詞句，更覺得是活

活給他氣受；於是滿心一意的研究報復方法，因之，喝采鼓掌的事在這晚响他再也不肯發作了。經過這次誤會之後，他們間的仇恨更加一層深厚了！

顏麗斯女士自從那天晚响直接與王樹基鬪氣之後，積怨益發厚了，因之對於那稀世之寶的滾龍鏡框，也生出憎惡的念頭。在她心裏覺着，把鏡框放在書桌上固然不好，而放在琴樑上也是很討厭的，放在書包裏又好像是一種贅疣，覺着大不方便。最後，她爲這件事體，寫一封信給他的丈夫，信裏有兩段是：

「……你知道，我對於珍貴的物品是怎樣的愛惜！牠當初收受這個鏡框時，是怎樣的愉快！現在環境變了，我也算是受了牠的轉移。我極盼望你到這這裏來把這個討人厭的鏡框拿去。要知道，那是現在絕交人的禮物，我十二分討厭牠，不願牠時常現於我的眼簾！」

「如果你也覺得牠討厭時，不妨把牠帶回家去，或

者轉送有遠行的朋友。因爲我看見那個鏡框，便想到那個仇人，我爲避免煩惱起見，所以請你快快把牠取去……」

顏麗斯的丈夫殷永壽第一天把那個象牙鏡框取來，便給他的同學添了不少的新資料。有些人不曉得那是殷太太的像片，便橫加批評的；有些人專講那個鏡框的玲瓏，認爲稀世之寶，囑他妥爲保存的；也有些人曉得那是殷太太的像片，不便同着殷永壽談論，專在背地說長道短的。這個鏡框落到殷永壽手裏，也因之發生許多難題，他深深地思索了一番，換一張明信片式的風景畫片，替下顏麗斯女士的半身像，這些難題纔漸漸解決了。雖然那是稀世之寶，究竟變作仇人的禮物時便覺不出牠有什麼可貴了；且因時常碰入眼簾反而引起來不快之感。人們原見喜歡見的人們，願玩喜歡玩的珍寶；設若珍寶而不能引起喜悅，那麼，對這個人的情景而論，珍寶自身已失其所謂「珍寶」了。象牙鏡框之於顏麗

斯女士和她的丈夫，便是這麼一個實例。先前他們以爲那個鏡框的質地好，雕刻好，又是紫禁城裏皇家的藏寶，一旦而變作他們的珍寶，自然他們珍其所寶了。及趕他們和王樹基決裂之後，他們全忘掉那種種的好，只認作那是絕了交的朋友的原有物，當然不能說牠好，也萬萬不肯說牠好的，而且保存仇人的珍寶，無異是沒有決絕的一種表示；所以他們時常想把那鏡框轉送給遠行的朋友，因爲必須使鏡框永遠和他們隔絕，纔能恰合他們待遇仇人珍寶的初意。但是一方面又恐怕王樹基發現他們把贈品轉送別人時，要起什麼糾紛；因此終於不敢轉送其他的朋友！

最後，殷永壽決計遵照顏麗斯的話，把鏡框帶回河南羅山縣老家，心裏恨恨地想，即便再過一百年也決不肯再去理牠！他果然這樣做了。

大約有兩年之久，那象牙鏡框放在河南一個鄉村的教徒家裏，背上蒙蔽着幾分厚的細塵；牠是安安靜靜

地住在那裏，不會惹出任何小的亂子。也正是鄉下人不知道拿寶貝當寶貝，以致這樣玲瓏細緻的滾龍鏡框，也有這次駝着幾分厚的微塵！

湯神父無意中作了這個鏡框的發現者；他要求殷教徒送給他。一個神父向他的教友說要求，簡直是和囊中取物一樣的容易，正如呂祖廟裏的紅綾匾，是「有求必應」的。

坐在天主堂的湯神父於第二天接收殷教友禮獻。殷教徒自經送去他的禮獻，十分的喜悅，心裏想道，「湯神父特特收受我的禮獻，直無異送我一把握鎖鑰，預備將來我去開天國之門！」於是他一路揣測着「天國」的情狀回去了。湯神父接受這個象牙鏡框，心裏也是十分喜悅，立刻把那風景畫片撤去，換入他自己的全身像；高鼻子深眼窩的一個頭腦，掃帚式茨蓬般一團長鬚，太師官的素黑袍，一起被那象牙質的滾龍環繞着。

沒有好久，湯神父接到開封主教的信，要他和江陰

天主堂的司鐸調換，自然，不容他有什麼如意不如意的表示，也就按照主教所指定的到江陰去作司鐸。他個人的所有物，以及那個象牙鏡框，統都被他帶到江陰縣去了。

王樹基自從那次電影院受辱之後，生把顏麗斯女士銜恨入骨，時常想着報復，但因沒有碰着機會，所以一總沒有動手。因銜恨太深的關係，便使他立出兩條志願：第一，無論什麼怨都可以和解，獨顏麗斯和他積怨不能除；第二，寧願獨身度到老，再不願結交像顏女士一流的女朋友。此外，還有一件引為憾事的，即自己所寶貴的象牙鏡框絕不該輕易贈給她。可是也沒有法子補救；因為既經做了贈品，萬不能再把禮物撤回的。畢竟這些都是王樹基心裏的志願，還不曾明明白白向人宣布過。幸而他們三人中間沒有起什麼衝突，算是平平安安的度過畢業。

之後，王樹基即在南京一家報館作編輯，顏麗斯女

士和他積怨的事只不過在他腦海中留個模糊影子而已。可是結婚的年歲到了，把不得時常和同事談談的。有一天，王樹基獨自凭窗眺望，猛不防被他一個同事向肩上一輕輕地拍他一掌，並且笑着問道：

「密斯忒王，莫不是你在這裏又正物色着嗎？」

王樹基連忙轉向身來，含倦意的答道：「那來的話，我並沒有這種意思。」說畢坐在沙發上。他那同事也坐下來，很有興趣的向他報告道：

「爲你的事我總算費心不少！你應先謝謝我的。恰好現在算是有些眉目了。什麼年歲，才貌都保和你相稱的。她姓陳，是陳紀五的女兒。陳紀五，我們是同鄉，你是知道的罷？」

聽了這些話，王樹基纔相信不是騙他，並且也覺得有些興趣了，插嘴問道：

「才貌？上過學的吗？」

「是的，女師範的畢業生。」

王樹基時常覺着新式女子的心是最容易改變的，這個是受先前他那女朋友顏麗斯的影響，於是他便認作凡是上過學的女子大約都是容易改變態度的。因此他正色向他的同事說道：

「那麼，請你不要費心了！新式的女子，我是不敢高攀的。」

「爲什麼女生就不如意呢？」

「並不是女生怎麼樣，只是我有的我的志願不喜歡新式的女子罷了。」王樹基說着站起身來，又想凭窗眺望。他那同事很急燥的說道，「正經事，並不是俚戲！請你安心坐下，我們商議商議。」王樹基被迫不過，只得返身坐下，却仍是不甚留心聽他同事講話。不過他那同事很盡心，把陳紀五的家庭，陳女士的履歷，詳細細細講給王樹基聽。無奈王樹基成見太深，仍是沒有引起他的興趣。最後，他那同事急得要命，氣恨恨地問道：

「假設這裏有陳女士的像片，你是不是也願意看

一下呢？」

「自然也願意看一下子。」

「給你看罷！不成，我好趕緊把原物交回。」他同事一面負着氣這樣講話，一面從他囊中掏出陳女士的肖像；那肖像正是盛在那個滾龍象牙鏡框裏！

「王樹基賊眼似的瞧到那個鏡框，連忙雙手接過來，背面正面，翻來覆去的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心坎不住的跳動，氣色變得十分嚴正，足足看够二百四十秒鐘，還不會說出「可否」。」

王樹基的同事很不易的從陳太太手裏帶來陳女士的像片，心想他既是不喜歡女學生，那麼，他接過這個像片，也不過看上一眼，便還給他；那時，也只好撒幾句謊話，搪塞過陳太太，就算了此一段公案。不料想王樹基儘管看來看去，忘掉還有對面他的同事等候他的答覆。

「到底怎麼樣；是成是不成？」他的同事忍不住了纔這樣問他。



這一句話纔把王樹基提醒，忙把像片上下打量了一番，回答道：「成，成，但是這樣細緻的鏡框，你曉得是從什麼地方配本來的嗎？」

他的同事連聽到兩個「成」字，已不像先前那般焦急了；於是便向王樹基說道：「陳女士有一個表姑是在江陰縣住家，他們都信奉天主教。她的表姑丈和一個姓湯的神父很交好。後來那個神父要回法國去，想給陳女士的表姑丈留些紀念，所以便把一個肖像送給他，那時這個鏡框正盛着湯神父的肖像。前些日，陳女士和她的母親到江陰縣她表姑家去，愛上這個鏡框；於是生把那神父的像片揭出，單把這鏡框帶回南京。」

王樹基留神聽這段敘述，差不多連呼吸都停止了；他好像明白了，但是還不會十分透澈。

「那麼，什麼湯神父，或粥神父又從那裏配來的呢？」

「那些，我便不曉得了！」他的同事這樣答了王樹基，而王樹基仍沒有講話；於是他的同事又接着說道：「也許是那神父從法國帶來的；因為我們知道法國的雕刻是極好的。」

「法國帶來的……不能罷？」

「我假設是這樣的；因為我不會知道清楚。大約陳女士總曉得這個底細，據陳太太說，她要這個鏡框會費過若許口舌的。」

王樹基仍是沒有講話，他的同事忽然想起他的使命，趕忙岔開問道：

「喂！這件事是能成呢？或是不成呢？不成我便快把原物送還，免得陳太太放心不下。」說畢伸出他的右手。

「還是請牠和我同在罷，不必送回去了。」王樹基半肯定半猶豫的這樣回答他的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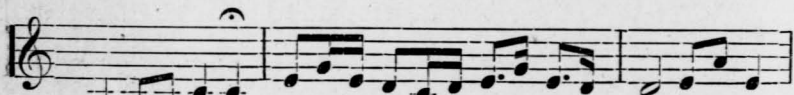
(完)

漁樵問答 (第三段) 屨彬



6 7 6 5 6 i i 6 | 5 5 6 3 3 2 | 3 5 3 2 3 2 1 |

五乙五六五仕仕五 六六五工工尺 工六工尺工尺上  
 蓑 勺 柞 阮 蓑 簪 芡 篋 芡 芡 跼 蓑 豆 阮 蓑 蓑 蓑  
 漁 樵 相 遇 而 相 問 曰， 漁 家 樂 樵 家



6 5 6 1 1 | 3 5 3 2 1 2 3.5 3.2 | 2- 2 6 3 |

四合四上上上 工六工尺上尺工六工六 尺尺五工  
 簪 跼 芡 芡 蓑 勺 跼 柞 阮 蓑 簪 芡 芡 芡  
 樂 其 樂 何 如， 試 看 那 山 水 樂 處 何 多， 雲



3 5 3 2 1 1 2 2 | 2 3 2 1 6 6 1 1 2 | 2 6 3 3.5 3.2 |

工六工尺上上尺尺 尺尺上四四上上尺 尺五工工六工尺  
 蓑 阮 蓑 芡 蓑 芡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嶺 與 烟 波， 絲 綸 刀 斧 作 生 涯， 世 事 休 管



1 1- - | 1.2 3 5 3 2 3 | 6 6 6- | 2 6 1 2 1 6 1 5 5 5- - ||

上上 上尺工六工尺工 五五五 尺四上尺上四上六 六六  
 芡 蓑 芡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蓑  
 蹉 跼， 漁 樵 之 樂 兮 又 何 指， 如 山 水 相 與 笑 呵 呵，



# 一 種 研 究

小說爲研究文學之具、然作小說之人、不但研究文學、並須事事物物、一一研究之、因小說中無事無物、不當述及、而述及之時、皆須明白曉暢也、故閱小說之人、其所得之益、不僅在研究文學、並得研究各種事物也、如今儲蓄一事、爲人生當務之急、而儲蓄機關之良否、尤與儲蓄者利害相關、故若何而能鞏固其儲款、若何而能知儲蓄機關之可靠、亦一種至要之研究問題也、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啓



法國劇盜樊  
德摩斯奇案

# 紅……鑽……石(續)

原名 Un Roi Prisonnier de Fantômas

法國蘇霏德靄南同著

南海馮六

## 第二十四章 佛誑

昨日之夕。安尼翁散值離部之時較恆爲遲晏。而情至怫鬱。怫鬱之由來。初不因紫珈有假王之愬。王假之謠。曩經烏爾芬懇切之證言。闢而明之。益以三密探所詞報。裴蝶傳召素稔之銀行總理。暨外交隨員奏對。承召之人。一一覲王。退無異辭。則假王之說。不足信也。紫珈而有假王之言。如伊人非狂易。則必隱有所利。故以談辭余惑。余奈何爲所惑。而不知紫珈之言。固淳樸弗妄。前後所見之王。固二人也。更何由知紫珈初見之王爲范駝。其後所見爲裴蝶二世乎。范駝固非裴蝶。伊人以范駝爲真王。自然疑裴蝶爲假冒。安尼翁信烏爾芬之證言。信王之真而弗僞。而不知烏爾芬之以假爲真。與紫



珈之以真爲假。同一誤會。此則安尼翁所夢想不及者也。安尼翁之悻悻。不在於王之真假。而在於王縱不假。而無以解於王之會殺人。王犯罪害而不能繩之以法。是用憂憾。而尤以裴蝶二世請覲總統一事爲惶惑。聽之歎。亦沮之歎。苟其聽之。不虞輿論憤激。羣起而攻歎。沮之道。又何由。此其所以忤忤弗寧也。

安尼翁之離總署而去也。爲時在夜之七鐘有半。返寓。匆勿進膳后。翻閱報章。瞥見各報世界要聞欄內。載赫斯國都樊德摩斯被捕消息。敘述當時情事至詳。安尼翁大駭。自語曰。天乎。此何如事。其可信乎。各報爭談樊賊。爭言樊之成擒。爭言裴蝶二世之失瑰寶。褚佛在彼。何無隻字報告於我。胡又久滯弗歸。形同懸壑。天乎。此何如事。其可信乎。安尼翁於此際。恍然如墜幽壑。四周爲昏黯詭詭之事所包圍。幻象重重。末由測解。樊德摩斯之擾閭閻久已。狡點兇悍。倖逃法網。何期乃在異國受擒。玉姬之死。猶未水落石出。今忽驟聞樊德摩斯之名。穿插入內。入亂麻於芬

絲。行見事之益形莽亂耳。安尼翁感於事變之奇。徬徨無計。寤寐難安。久久始朦朧成夢。夢見親自探訪樊德摩斯。手自繫之歸案。而一霎間。樊德摩斯忽又脫逃。遁逸無蹤。影怪夢重重。不知其紀極。心亂神昏。終宵不得好睡。寤與絕早。八句鐘已到總署辦公室。比推門。瞥見書案之上。臺紙當中。有電信一通。似標有加急字樣。不禁疾趨而至。公案之前。攬電信在手。撕封剖閱。則公文電訊也。涉目瀏覽。不覺大訝。喃喃自言曰。其可信乎。其可信乎。語際。更讀電文。咄咄稱怪事不止。旋自語曰。吾豈夢耶。豈我夢耶。樊德摩斯死。樊德摩斯而死於獄室。天乎。其可信乎。其可信乎。抑吾夢耶。手執電信。覆讀再四。惶惶莫可言狀。而辦公室之門忽啟。有人猝入而言曰。公。我歸已。室前何不見一差弁。無人傳報。我不及待。遂自趨前。……語未畢。安尼翁返顧來者。微異曰。噫。褚佛爾耶。褚佛曰。然。我今歸已。安尼翁曰。事如何。褚佛毅然曰。幸不辱命。未負茲行。安尼翁舉電信示褚佛曰。樊德摩斯死乎。褚佛曰。然。……然。樊德摩斯

已死。語態矯作自然。微聳雙肩。安尼翁漠然不之異。續問曰。爾此行何得。褚佛曰。所得殊纖微而闊繫者鉅。安尼翁曰。鑽石何如。褚佛曰。爲賊劫去。莫省所往。安尼翁曰。竊之者樊德摩斯乎。褚佛曰。然。樊德摩斯竊之也。安尼翁曰。樊德摩斯爾所捕獲歟。褚佛曰。然。然否否。不盡然。但樊德摩斯之所以成擒。則固肇端自我。安尼翁曰。玉姬之案。有所得乎。褚佛曰。樊德摩斯所爲也。安尼翁曰。爾信其然耶。褚佛曰。信之堅確。安尼翁起。負手踱室內。如劇有所動於中。已而曰。願問爾此行所獲。務詳言之。勿隱。褚佛已有成竹在胸。面安尼翁。將樊德摩斯攫取紅鑽石之詳情。覲述毋隱。惟於己之代賊受繫。陷入幽牢。以及墳塋重生暨破破。瑣黛爲白德爵士夫人等事。咸諱飾不陳。但謂玉姬之死。實樊德摩斯所殺。樊殺玉姬。蓋以恫嚇王。誘罪王身。以爲要挾。而求知藏寶之所。賊殺玉姬。王固無罪。言之至辯。而於王忽失蹤。范駝冒充二世一節。則諱莫如深。不以啓上官疑。而債所事也。言既且曰。賊殺玉姬。事懸不移。今者賊

自伏其辜。事已告一結束。吾人惟待一明樊賊所由入室殺玉姬之徑。以告世人。而出二世於嫌疑。則案結已。褚佛上所云云。大都謾語。讀言。讀者所同知也。一則褚佛明知樊德摩斯之未死。二則猶以爲范駝尙在宮園旅社爲王。然不欲以告安尼翁也。安尼翁懵懵。無由辨褚言之真僞。以爲案事固爾爾也。於褚佛言畢而應之曰。然。然。案情至今。不啻昭然若揭。何莫非爾之功。曩者微爾勸阻我。我幾冒大不韙。而拘捕赫斯國王。然其後。吾亦知：褚佛聆言。微震。念後此總監何知。豈瞰破真僞耶。故問曰。豈其然歟。安尼翁曰。然哉。然哉。幸以爾故。我得聞烏爾芬之證。王非僞。而我信之。烏某之來。汝之力也。得烏一證。王固無僞之可言。矧爾行後。王又別召平日親知以奏對。卽如日昨會召一大使館之隨員。暨銀行之總理。一一皆識王至稔者也。安尼翁言時。褚佛不勝駭駭。默忖安尼翁「王召親知奏對」之言。意究何指。宮園旅社之王。范駝也。素稔裴蝶二世之人。奈何不識范駝之非王。豈盡人皆如烏爾芬。曾

未一見王者耶。方惘惘間。又聞安尼翁曰。事有可哂者。昨日下午。有女子名巴黎珈者。來署猶控王之假而非真。言昨晨所見王。與前此所見者。迥若二人。不其劇可笑人耶。安尼翁言猶未已。褚佛駭奇不自勝。扶椅而立。驟覺天旋而地轉。念巴黎珈曾誤以范駝爲二世。禮遇之若王。今忽控王之非真。而謂所見之王與前見者異容止。則現今在宮園旅社之王固已非范駝耶。其人非范駝者緊誰。豈真二世而范駝所尋得者乎。范駝得王。又何由自脫。而不令旅社之人暨烏爾芬有所疑。似范駝尋得真王之說非慙。然則巴黎珈所言假王。豈樊德摩斯黨羽所喬飾者耶。范駝又何往。思及此。不禁焦悚。默祝范駝之勿墜賊掌握也。安尼翁不省褚佛心中事。仍侃侃而言曰。幸吾心自有主宰。不爲巴黎珈之言所惑。又幸余能有先知。而遣三密探以詢察王行止。三探所報告。一一證明巴黎珈謬言之無稽。否然者。我不免冒昧。而遺譏世衆矣。……言未既。忽有所省觸。立詰褚佛曰。爾在葛蘿絲堡。曾一察及二世起居履之

微乎。褚佛曰。未也。公何爲而有是問。安尼翁曰。無他。我但欲知裴蝶硬領領度是否四十四。一爲質證焉爾。因告以一密探搜有硬領之事。褚佛期而應曰。否。否。愧未檢查。及此。心中則念。苟現居宮園旅社之王所用領領度爲四十四者。則其人決非范駝。以范駝所用領領度爲三十八。褚佛所素知也。是其人固非范駝也。范駝究焉往？

晨十鐘有半。褚佛別安尼翁出警察總署。匆匆赴宮園旅社。請覲王者。以覘假王之說。而察其人是否范駝。詣旅社之初。社中多僚友。傳謁候覲之際。閒談間。已隱約識所以。又二十分鐘。褚佛見王而出。垂首離旅社。若鑊羽之雞。喃喃自語曰。天乎。旅社之王。固裴蝶二世也。范駝又焉往。曩者見范駝而失裴蝶。今見裴蝶而失范駝。一顯。一隱。一存。一遞。事之詭奇。孰若此乎。雖然。與其失范駝。我毋寧失裴蝶。裴蝶何有於我。而范駝則我倚之如左右手者也。已而忽自笑曰。吾何昏憤乃爾。裴蝶還宮園而范駝不見。必范

脫有計尋得王。自脫於幽阱。若蟬之蛻壳然。吾何爲彼憂。吾而欲詳其情。但過范駝居室。詢之卽得。胡苦苦自窘神思爲。行有問。又自語曰。事終當白。王且已歸來。繼今而後。吾惟率智以求紅鑽石完璧而歸。並繫樊德摩斯而置之於法……雖然。繫樊之說。談何容易。吾其何以繫之乎？

## 卷四

### 第二十五章 土遁

范駝幽居池底。度日如年。一自樊德摩斯去後。范駝自維有死無生。束手坐待死期之至。每一念及與其徐徐待死。備歷艱辛痛苦而後死。不如引槍自決。以減死前痛苦。而一轉念間。又以自殺爲志行薄弱者之卑劣手段。自謂凡有血氣之倫如吾曹者。遭遇艱窘應奮鬥到底。不宜小有失望。輒自裁也。生死之念。鏗戰心頭。槍擊欲自決者屢已。卒賴剛毅不屈之氣。強自制止。且於死念包圍之中。奮圖以求倖生。靜中無俚。則思此身所由死。死於飢渴。似勢所弗免。生生餓死。誠世間最慘酷之刑。然其死愈酷。仇者愈

樂。樊德摩斯無須多方設計以死其人。但想置若忘。漫不之顧。則范駝不期然而然。備歷慘酷之刑。生生餓死。此固仇者欲求而不可得者也。范駝冒昧。自蹈陷阱。死復誰尤。范駝與樊德摩斯晤談之時。窟中存鹹肉。僅足兩餐。瓶水垂盡。不足療一日渴。樊去又一日。肉罄水竭。無以療飢渴。飢渴益甚。枵腹雷鳴。渴火中燒。痛苦慘於炮烙。死之難堪。固若此乎。困於飢渴之人。其飢渴什百倍尋常人。尋常人有時縱感飢渴之苦。而其苦。遠不若飢渴時所感受之甚。據論者研究所知。尋常人一旦缺乏飲食。猶能勉強支持三四日之久。不甚以飢渴爲苦。心中有所希冀。不久終可一得飲食。解此饑渴也。范駝居境。迥異乎是。既無所有。復無可冀。雖未及死。而所以維持其生者亦僅。每一念饑。則饑愈甚。每一念渴。則渴益滋。飢不得食則愈饑。知饑之終不得療也。渴之爲苦益厲。渴不得飲則益渴。知渴之終不可療也。渴之爲苦愈劇。而飢渴之來。在范駝觀之。不啻導之向死之引魂旛。饑渴一度來侵。卽近死門一步。而又不



忍卽死。竭力以與飢渴抗。譬之以繩曳豕。豕不從行。曳者力引繩。豕愈抗。而繩入肉益深。曳者鞭笞愈甚。其勢同也。范駝忍至無可忍。時虞一不自檢。引鎗自戕。因冥銃於窟穴一隅。距身少遠。時自語曰。范駝。范駝。汝何復冀。亦惟臥地宛轉以待氣絕耳。顧雖喬爲鎮靜以自豪。無如心君不定。臥未安席。復起而盤旋斗穴之內。若蟻上熱鍋。徬徨失措。頻頻側耳。駐步而聽。雖百望咸空。猶冀褚佛之萬一或來。援以出死。繼覺所思之幻。不禁爽然如墮深淵。念褚佛不來。亦必陷樊德摩斯機穽之中。如我之莫由求出。假令不然。褚佛能行動自由者。樊德摩斯亦必多方阻抑。不令褚佛知我范駝幽禁所在。則盼褚佛援以出於死。不啻援木而求魚。思念及此。恚恨萬狀。怒詆跳擲。如入檻之野獸。范駝憂惶失望之中。念及兒時讀閱書本。憶得有人。亦曾如己。處同一慘酷之境。歷萬險。幾瀕於死。猶已身今日之肆肆向死域而趨。若探險家之膠舟永天雪海之北極也。若開礦者。震陷山崖石窟之隧底也。若獵師之被困於印

第安野人也。皆近萬死而無一生。及其既也。一一得救而慶更生。所歷危難。以與己身所受者較。則書中所載。險難不若我范駝今日處境萬之一。褚佛不來。百想咸空。人莫我援。我復無能自救。他且何冀。窟小如斗。今縱由我蹀躞盤桓。曾不幾時。將一變而爲我葬身之穴。言念及此。悲從中來。頽倒在地。交臂橫胸。狂瞪雙眸。若於黯中。有所矚矚。而最所難堪者。爲寂寞之中。隱隱聞穴窟之下。北南路線火車往來聲。裴德奇市疑遠疑近。若有若無之車乘輾轉。翰轅聲。聞聲而念車中人。嬉笑懽娛。樂不知何極。曷曾省相距咫尺。乃有人幽囚地底。求生莫由。待死不至。苦樂迥殊。霄壤哉。痛測心腸。真不識涕淚何從也。范駝幽居黯穴多日。目無所睹。而耳官轉聰。每有所聞。能隱隱據所聞聲響。辨別街面事物。藉以測時日之早晚。蓋有一日。范駝憂思過度。忘上表線。時計停止。迨覺察後。已不及救。遂弗復知有時刻。於時默付曰。今茲晚耶。午耶。陽光燦燦。其白晝耶。大地沉沉。其黑夜耶。側耳諦聽。悄自語

曰。車聲繁而促。其行至速。似黃昏散工。工人羣驅車歸去也。時當入夜。萬家燈火齊明之候。俄頃有聲。隆隆然響震窟穴之壁。范駝自言曰。南北幹線火車駛過隧道之聲也。言念及此。頓有所省觸。默計窟穴之底。其下深若干尺。便爲隧道頂穹。但能掘挖窟穴之底。以達於隧穹。從而破隧穹。得罅而呼。令聲外洩。苟爲過者所聞。語以拯己之方。不難外出。思之大喜。立引身起。謀所以實踐之策。忽發微笑。自哂其癡。掘挖窟穴之底。以達隧穹之頂。土質雖堅。似尙可爲。惟隧穹係巒石壘砌而成。膏以西門土灰漿。厚將一密達。(約華尺三尺)前此所曾見。縱有斧鑿。亦非一人旦夕之力所克攻破。手無斧鑿。則將奈何。噤然又復頽坐地面。冥想有間。忽搓手喜笑曰。吾何蠢蠢。一不之思。終日憂戚致廢時日。早念及此。吾出久已。窟底地面爲土質。雖夯打結實。非絕不可挖掘者。窟在銅像之底。像在池邊。去街面非遙。何妨挖土地成溝隧。橫穿池底。以達街面。街路墁瀝青一層爲地面。在土地之上。但抵街面。挖土爲穴。及瀝

青薄層。以肩肱觸之無不破。出幽窟也必已。計定。喜甚。凝神智。默度方向。以便施工。預算所由取徑。以及入土之深淺。俾克搖動基礎。陷坍池身。籌畫停妥。立即着手進行。土質堅凝。自以第一層爲最。自第一層而下。土質較鬆。不難挖掘也。挖成溝隧長三四密達。便抵街面。竭一二月之工。當無不濟。窟穴之中。無挖土之具。范駝攬一空酒樽。輕敲樽底。底崩碎其半。餘半連樽頸如勺。握破樽可以鏟土。窟內空罅。爲數約五十餘。范駝碎十數罅。取其碎口較銳利者。用代鏟挖地土。着手之初。以碎罅分挖地面成小穴十數。各穴相距密邇。更用力毀鹹肉之箱。得小木條三五。木質頗堅硬。運以爲槌。搗小穴毗連之土。孳孳不歇。漸以成坑。第一層下之土。果不出所料。土質不如上層之堅凝。范駝笑自慰曰。但得坑深一密達二十。吾當橫挖斜掘。以爲溝隧。土質既鬆。挖掘頗易。范駝捧土。真之窟穴一隅。坑以漸大。挖至深約一密達時。猝聞有聲。如氣外洩。同時嗅有異味。刺鼻管。辣且癢。范駝擲罅木立曰。天乎。此煤汽也。吾



其奈何。蓋挖土時。偶一不慎。誤裂煤氣管。管通煤汽以燃銅像之燈於節日者也。范駝楞楞又曰。吾其殆矣夫。煤汽管破。煤汽外洩。我無以阻抑之。瞬且爲煤汽醺死。其奈之何。其奈之何。引目四望。黯度窟穴之空積。而計煤汽填滿空間。約須幾何時。已身以窒息死。忽自哂曰。安知我之不出穴。縱不及出。窒息而死。亦當死於工作。胡遽束手。坐以待斃。煤汽較空氣爲輕。必先滿窟穴之頂。壘積而下。穴窟多孔。煤汽不無外洩。焉知我穴道不先成於窒息而死之前哉。計定。弗復他顧。壹心萃智以從事挖掘。生死關頭。危如累卵。力作忘勞。不敢息忽。一面以手帕胡亂縛煤汽外洩處。一面盡力挖土。明知無益。然不得不存萬一想。有間。漸感煤汽瀰漫。空氣漸缺。自忖曰。我能及時而出乎。審度所挖。一小時內。約挖至九十生地密達之深。預計更深入三五十生地密達者。可從事於斜掘橫挖已。倘有十或十一句鐘之時間。必可遂穴地外出之願。然煤汽外洩。迄不少止。更二句鐘。窒息死已。願雖作此想。力作曾不少輟。

自維挖土亦死。不挖亦死。挖猶可冀萬一之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力疾而掘。已忘生死。挖時忽念。久已不聞隧道火車聲。殆已夜深。車行停止。似此際爲夜半寅初。否亦嚮晨。不然無此寥寂也。倘不出我所料。則日正中時。我出必已。挖久之。已斜掘而上。運土拋之穴一隅。俾免沮梗工事。猝聞有聲。隆隆然。范駝訝曰。火車又駛行耶。甚矣工作竟夕。不覺時之易逝也。語猶未畢。隆隆之聲。初似在遠者。瞬息發之足下。范駝頓足探地曰。噫。豈我已挖至隧道頂穹乎。不然何聲之朗且晰也。此言初發。陡覺週身四周。煙霧瀰漫。一霎。忽見藍燄如電光之閃。耳畔猝聞轟隆隆發。一巨響。范駝呼曰。我……我字比出唇吻。窟穴滿佈煤汽。轟地爆發。土石橫飛。地坍天崩。捲范駝於磚泥瓦礫之內。

## 第二十六章 窖底足迹

烏爾芬安坐逍遙椅上。手書一卷。忽發聲問褚佛曰。按書文所載。名探裴多克似出身綠林。後始改邪歸正者。褚佛適有所事事。漫不之顧。但頷首而應曰。信如君言。烏爾芬

引目光自眼鏡之邊外射而睨褚佛曰。先生於偵探之術。號稱三折肱。試問偵探而亦殺人。攫物。其行徑與盜賊奚別。褚佛聳肩曰。殊難乎其答君問。烏爾芬默然。

褚佛自墳塋復甦之後。曾未得一息之安閒。在火車上。雖可酣睡。而心有所繫。臥難入寐。既歸巴黎。迄無片晌之休息。及夜十鐘。褚佛偕烏爾芬同還蓬萊八街私寓治事之室。烏爾芬安坐而讀裴多格偵探案。褚佛坐書案之前。手一男子襦襦。反覆檢閱。忽呼烏爾芬。烏爾芬離座。行近褚佛之前。褚佛指所持襦襦。叩之曰。君確知此襦襦爲葛蘿赫堡城雅哥勃成衣店所製者邪。烏爾芬領首曰。吾識之。審身爲警吏。職在偵查。寧此之不知。他且勿論。但以鈕結之上。綴有J G 二字母。不啻明以告我。豈君猶有所未悟耶。褚佛面作猶疑之容而應曰。二字母固作葛蘿赫堡之雅哥勃 (Jacob a Gloebourg) 解耶。烏爾芬曰。不作此解。當作何解。褚佛不對。手握放大鏡。檢閱襦襦左袋之裏

襯。若鑽石商人之檢察巨值珍寶然。沉吟時自語曰。噫！……然哉！……咄咄……果不出我所料……！信此物也……雖然……沉吟自語之時。初不顧烏爾芬之狀態何若。烏爾芬而機警者。察言觀色。亦必知褚佛所爲所言。有莫大之關繫。然烏爾芬初不注意於此。仍歸座讀裴多格小說。

褚佛檢查襦襦半响。質料爲最精細之呢。左方一小袋。呢質外表之纖維。受物膨漲。迄未復原。似曾實有巨塊之物。入小袋內。致成此狀。褚佛檢閱再三。喜動顏色。書案之上。置有油灰一團。扁頭小木筆一支。褚佛取油灰之團。切之。成一小块。案傍有書。褚佛一面觀書。一面弄油灰之團。令灰團大小廣厚一一如書文所載。更以木筆撥弄灰團作多面之形。周轉生稜如鑽石。呢喃自語曰。據珍寶錄所載。赫斯國傳國瑰寶紅鑽石。巨當母雞之卵之三分之二。計重二百九十五卡拉。較之英皇冕上巨鑽。〔珂璽瑤〕 (Koh-I-Noor) (世界最著名之大鑽石。計重二百七十

九卡拉。英皇得之印度。綴之皇冕之上。尤巨十分之一。吾捏油灰之團。非以與紅鑽石畢肖無訛。但欲得其大小形似。以入桶襠左方小袋之內。覘小袋前此所實者。是否爲如彼大小之物焉。爾油灰之團既成。褚佛審慎以入小袋之內。袋受油灰之團。其外面光滑凸特。一無皺痕。褚佛大喜曰。袋空微現膨脹後之皺痕。入以油灰之團則否。是袋中曾入有與油灰之團同一大小之物也。毫無異議。易言之則紅鑽石固曾藏實此中。弗謬。笑自宮庭。竊得鑽石遂囊以來。巴黎也明甚。語次。屢眸斜睇烏爾芬曰。君以我言爲何如。烏爾芬大張雙眸。怔怔視褚佛曰。先生可謂無微不至。而測想入化者矣。雖然。果如君言。何益吾曹事。褚佛曰。君以爲爾爾耶。言時口吻挾驚訝之聲。烏爾芬曰。然。類君所求。我以爲於吾曹事。未見其有濟。君能知桶襠袋內。實挾有鑽石。而不知此桶襠屬之誰氏。則又何益。烏爾芬之作是言。自以爲大有見解。昂首而視褚佛。靜待答詞。褚佛弗對。頰首檢查桶襠。反覆摸弄不釋。烏爾芬交臂

橫胸。雙眸大睜。以褚佛不對。目眴眴視褚佛不已。覺問欲更詰焉。

初褚佛之覲裴蝶二世而出宮園旅社也。知假王之說。已不成問題。蓋所覲見者爲王。而非范駝所喬裝之假王也。范駝焉之。豈逕自還宮。行所無事耶。二世之還宮園旅社。殆范駝以計致之。藉自脫於無形縲紲。但王失何由致之。歸而范駝又如何偷星換月以自脫而不一啟人疑。苦思所未能詳。而况裴蝶二世除夕失蹤之後。究安之。失蹤之後。以及返旅社之前。又何所遭遇。凡此種種。非詰范駝莫由悉也。故出宮園旅社。行未數武。立召街車。乘之逕投范駝寓屋。范駝詢女關。女關謂范駝自除夕外出後。不知所往。新年以後。某日下午。曾一次歸來。歸不及一句鐘。又匆匆去。至今杳無音訊云云。褚佛沮喪萬狀。初以己身赴葛羅絲堡。巴黎方面之事。詢之范駝。一一可悉。不期范駝之忽然杳無影迹也。常日有事。范駝蔑不抵我。以書。書寄警

察總署。此次歸來。詣署不見隻字。猶以爲孺子待我面罄。時料竟無一字留言。耶。范駝行止如彼其飄忽。大異常軌。此中決必有故。替亂中。頗憂其人。或蹈樊德摩斯伏阱。一轉念間。又自以爲多慮。范駝一旦懸隱。必有所爲。會當來告。安以待之。何用多疑。雇車赴玉姬之居。石媪外出。但見傭媪。媪故識褚佛者。得以登樓無阻。褚佛嘗謂偵查案情。以多番踏勘出事場所爲最易獲效。玉姬之案。曾一再進屋踏勘。每來輒有所得。此日重來。果又有所發見。進屋之初。巡遍各室。而尤注意於竈間。蓋詣竈室。心忽動。似覺個中必有所發見者然。不期然而然中。別具異感。及細爲勘察。其最觸目者。爲櫃旁炭灰一層。灰上印有履痕。褚佛睹此。不暇細究。立量度而筆之於手冊。履印顯而易識。蓋婦女弓鞵之印也。既非石媪鞋印。亦非所備許媪粗手大足者履迹。初猶以爲玉姬鞋印。已而憶及玉姬殞命之夕。所御爲平底緞面暖鞋。與斯迥殊。曾見之警署報單中。高跟之鞋。鞋印既不出之玉姬。屬之誰氏。冥索片晌。疑及巴紫

珈。自計鞋印果否出之紫珈。知之無難。忽以手自攀其額。曰。甚矣吾愚。奈何遽爲所惑。前此吾來踏勘時。不見灰印。更無履痕。則履痕印在我去此後。必人故意爲之。以眩惑我。故故導我入歧途。以僞亂真也。甚矣吾愚。奈何遽爲所惑。念此必樊德摩斯之詭計。幸我機警。能及早省察。不然者。寧不爲所愚。褚佛此時深信晚近各案。蔑一非樊德摩斯所爲。息息警惕。防爲黠賊所陷。鑄成大錯。檢查竈室。既竟。以百合鑰啓竈室外。臨便梯之門。踏勘梯臺之上。茫無所得。徐徐拾級而下。頰首沉思。信步所之。及地平層。不自覺。繼續拾級而下。以入於寤室。潛自訝曰。吾奈何不自省覺。逕下地窖。甚矣梯道歧旁。易於迷誤。撥手燈。發光。遍照寤室。稽察四字。見所入處。爲寤室甬道。頗幽暗。小房數間。各有木板之扉。一一固鑄。寓客儲物之所也。燈光燭照地面。猝有所睹。嗟異失聲。立欠身俯視。俄復踴地蒲伏。膝行而前。細爲檢察。久之。始起立。詳載所得於手冊中。曰。今而后。吾始恍然於前此所懷疑者已。裴蝶二世之忽

離范駝而去也。吾早料其必自竈室門前之便梯出走。

但既出矣。胡不逕歸。而遽失蹤。深所不解。今乃知裴蝶

二世彼夕下樓。昏昏猶我今日。多下一層。誤入寤室而

不自覺。寤室中有人。出其不備。猝起狙擊。王與關。醉不能

勝。遂爲所繫。寤室地面。足跡還難。揪毆之痕。宛然在目。

牆壁擦損處。黏有呢絨纖維。衣帽上所刮落也。尙復何

疑。此王所以下樓出走而未還旅社者之故也。賊繫王

去。用意至深。一則令人疑王殺玉姬。畏罪潛逃。一則令

人疑玉姬爲范駝所殺。並疑王之失蹤亦駝范所爲。爲

所陷者。百喙莫辯。辣手很心。造意者。非樊德摩斯而誰。

褚佛記載及此。忽憶除夕之夜。官人詢案情時。寤室外

臨便梯之門。自許媼去後。許媼鍵門。挾鎖鑰去。門固鑄局

王焉能拔關逕出。又念許媼法庭對簿之辭。初告官人。力

言固局鑄而後去。詰之再三。詞漸游移。而有「平日必固

局鑄而後去。至於除夕之夜。確否鍵門。則記憶不清。」之

言。官人詳爲盤究。復稱是日之夕實未鎖門。且自承門上

鎖鑰。是日下午。不省何時失去。迄未尋獲云云。許媼畏罪

供詞閃爍。語多矛盾。時人以爲無關巨要。莫或注意及之。

今茲憶取其事。恍然大悟。許媼既未鍵戶。則裴蝶二世掩

身入寤室。拔扉逕出了。無阻攔。樊殺玉姬。俟王之出。立以

鑰鍵門扉。追蹤二世於寤室。刦之以去。王醉且愴恍失神。

降梯未及注意。多下一層。以入於寤室。證以褚佛偶一神

思不屬。且致迷誤。尙何疑耶。案情推蔽及此。大都明顯。褚

佛忽又別有所省。燭。靜佇天黑。既夜。趁內院靜無一人之

時。亟取短梯於院一隅。移梯靠牆。以近謝蘭客侯居室之

窗。取玻璃刀。劃破玻璃一小方。探手入揆窗插。推窗而入。

檢查一週。茫無所獲。以室中境况卜之。似謝侯平日好遠

游。曠寓屋不常居宿而已。然有可怪者。則室中巨櫃。一一

加巨鎖。偶敲櫃壁。其聲鏗然似櫃壁之內。一一鑲裝鐵板。

殊以爲異。此行悔未攜工具來。否則撬啓一觀。狐疑可白。

際今亦惟有俟之異日耳。室內別無所獲。比欲跨窗而出。

不虞牽拂窗幔之時。見有衣囊委棄在地。拾而視之。則一

男子桶襜也。褚佛生性。每於無意中拾有事物。從不輕易放過。故拾桶襜。反覆檢視不已。已而雙眼圓睜。如睹異物。摸索再四。審慎疊摺。皮之外套袋內。眉宇間。較前益爲肅穆。蓋初意以謝蘭客之人爲可疑。及今愈信所疑之非妄。未見桶襜之前。本擬跨窗逕出。不顧地上碎玻璃。任謝蘭客自爲猜詳。而拾有桶襜之後。觀念又改。匆匆下梯。在院中拾碎磚一枚。攜之入室。拋擲地面。並將碎玻璃。度其遠近。略略漫佈地面。若有頑童。自庭院拋磚入室。玻璃以碎然者。一念樊德摩斯之狡黠。或不信此虛僞。然此中居者。爲謝蘭客而非樊。謝蘭客侯之爲樊黨何等人物。尙待推求也。



褚佛出寓。徐步街次。忽噫氣自舒曰。天乎。謝蘭客是否樊德摩斯。更一句鐘後。不難知也。

褚佛離蒙梭街。驅車往訪烏爾芬。邀之過寓晚飯。既醉以酒。出桶襜示之。烏爾芬謂此衣爲葛羅絲堡城中一著名成衣鋪所製。所見已多。故能入目便識。褚佛聆言大喜。過望。蓋以之知樊彼夕相遇。赫斯宮庭之內。其時必衣此桶襜。桶襜左方小袋。則樊擺瑰寶後。遞還巴黎時。紅鑽石之臨時儲藏所。而此桶襜。得之謝蘭客侯爵寓室窗幔之下。由此觀之。謝蘭客侯殆樊德摩斯所化身也。

(未完)——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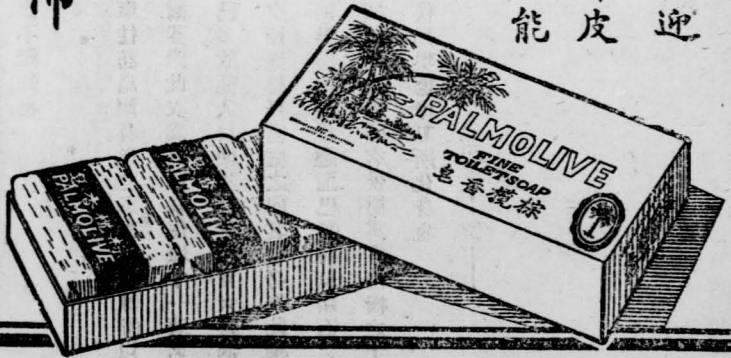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尋常品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 父母與兒女

李伊涼

登場人物

父 年五十歲 舊式衣服

母 年四十七歲 舊式衣服纏足

子 年二十歲 學校制服

女 年二十五歲 時式婦人裝飾

時——現代某日下午

地——小城市的大家庭中

布景 舊式的大家庭的起坐間，室內陳飾古樸，四

壁懸古舊書畫，椅桌等亦係舊式，方桌上有自鳴

鐘一架，也半舊了。

室後爲內室，前方爲天井，右通大廳及正門。

（開場時父母在室內。）

父（看鐘）四點鐘了。

母（也看看鐘，微笑）阿文快回來了。說也好笑！我還當

他小孩子看呢，我一看見他站在我面前，便覺得心裏

快活，什麼心事也沒有了。

父（也笑）究竟是女人家，把兒子當寶貝樣看的……

哈哈！不要說我這兩天也很記聖他呢！今天不是禮拜

六嗎？他要回來了。

母（舉目向前望了望）我怕你老得發了糊塗，連日子

也要忘記了！難道每過七天，就是一個禮拜六，都記不

住了嗎？上回是初四，今天不是十一麼。阿文禮拜六可

以回家來住一夜，明天下半年就要到學裏去了。索性

都告訴你！明天可莫忘記。唔！十一……十二……十八

又是禮拜六了！曉得嗎？

父 嘍裏嘍嘍……禮拜六，禮拜七，那個不曉得（笑）。開

口阿文，閉口阿文，他如今大了，要說親了，難道明朝他生了兒子，也這麼叫法嗎？

母 啊啊……阿文阿文，好像還是我抱在手上那個樣

子呢……他的號不是叫什麼文……文……文……

父 文煥！

母 啊，文煥，文煥！怪難叫的，這麼一個怪名字！

父 哼！這名字取得好的呢！意思又好！字面又堂皇！

母 我總嫌叫起來刺耳！又不順口！

父 叫慣來就好聽了！

（女自外進）

大小姐來了！

女 爸爸。

母 啊！

女 媽媽。

母 請坐！請坐！今天有空？

女 是！

母 呀！你眼睛有點紅腫哪！昨天晚上，沒有睡好（驚訝）。

女 （歎氣不語）。

母 嘍呀！又和他淘氣嗎？（歎息，走近女身）。

女 （歎氣，不語，流淚）。

母 （情急）怎怎……怎樣了？他又說了什麼話嗎？（以

手帕拭眼睛）。

女 （哭泣，悲梗）他……他……他說他和我一點關係

都沒有。他說我不過是他的父母的媳婦——所要的

媳婦——不是他的……他每次回來總是這樣說。他

昨天回來又是這樣說，並且罵我是一個沒有腦子的

畜類，沒得眼球的瞎子，不會看一看，想一想現在是什

麼世界。

母 ……

父 唔！怎麼是好；夫妻不和，真真是一件大為難的事，景

賢這個孩子，本來也很懂大事的，不曉得怎樣把人引到斜路去了。好女兒，你莫急！他不過一時交了暮苦運，

(註一)遲早總會明白的。

母 好好！從前都是你主張，說他家怎樣的門第，怎樣的有錢，小孩子怎樣好！如今他說出這種混賬話，你倒來替他講好話，你要曉得這是你女兒一生的事呢！(氣憤)

父 (歎氣)也是無法啊！

女 (悲梗)總是女兒命苦……恐怕他還要鬧出別樣的大笑話呢！……

父 (驚訝)什麼大笑話……離婚麼？……

女 (伏桌上哭泣)

母 (大氣憤，拍桌子跳起來)離婚！離婚！(冷笑)好容易！我明天要到他家去問個仔細，我女兒到底做了什

麼醜事，對不起他們？我要他們給我證據看！(痛哭)

父 (冷笑)這真是大笑話！離婚，離婚！他家做得出，我家

是幹不出來的！(仰天冷笑)哈哈！離婚，離婚！

子 (挾書包自外進，一概不知，嬉笑)離婚嗎？倒也是一個解決夫婦問題的方法！

父 你說什麼話？

子 爸爸！今天回來遲了一點，因為便道看了一個朋友。(向母)媽媽！(見姊)啊，姊姊回來了！(驚訝)你們幹什麼呀？

女 (忍淚)沒有什麼！弟弟！

子 (點頭)啊！我曉得了……當初我本反對的……過去了的事情，回想也是無益了！……

母 (拭淚)阿文回來了嗎？……(看鐘)今天比往常遲一點呢。

子 是的。因為順便看了一個朋友，就是在小學堂同學的那個戴海珊戴麻子。

母 啊！戴麻子嗎！現在也大了！大概和你差不多長大了！子 比我長了呢！

母 那末，已定親了麼？

子 唉！定親就這麼容易嗎！

父 哈哈！小孩子的話！

子 真的，爸爸！

母 不是戴麻子家裏也很有錢嗎？

子 有錢沒有錢，和定婚有什麼關係！

母 有錢，定親就不爲難了。

子 笑話！定親又不是去買老婆，要有錢才行。

母 我說的是財禮呀！

子 財禮麼？更好笑了。

父 難道不要財禮不成。（笑）

子 自然！財禮和夫婦又有什麼關係。

父 和小戶人家樣的，在袖子管裏遞八字，也行嗎？

子 行行！其實人家本來沒有小戶大戶的分別，不過是

有錢的自大而已。

母 啊呀！不要講廢話了。（笑）哈哈！我猜到阿文的心事

了。阿文，你莫心焦，做父母的的老早爲你們想法子了！我家雖窮，究竟連一點兒財禮總辦得到。

子 媽媽！你老人家說些什麼呀？我完全不懂！

母 好兒子！莫裝癡裝聾，假怕羞了！我們已經替你說親

了！姓……姓……（笑）哈哈……姓陸！

子 （變色，大聲）什麼說親……

母 是的！告訴你，叫你歡喜。阿文！再是一年兩年我可以

抱孫子了。

子 （粗暴的聲音）這件事我完全不能答應。媽媽！爸爸！

父 （錯愕）爲什麼緣故？

子 因爲婚姻是人生大事，決不可顛覆的。

母 是的啊！但是你的父親，早爲你在外面打聽過，那陸

家的老子，是江西的候補知事，爲人很正直，家裏也很

有錢，家教很嚴哪；那個姑娘雖沒有進過學堂，却又會

寫又會算……

子 唉！不能這樣講。他老子做官，做他的；有錢，有他的；會

寫會算，會他的家教嚴，教了她一個人，究竟她不能做兒子的媳婦，還是靠不住呀！

父 哼！（不奈煩，有點發怒了。）什麼話！還要怎麼樣？他家  
有錢，又是官宦人家，對我家的門戶總對得過了！會寫  
會算，也配得過你罷？

子 討媳婦，不單是要討賢能才德的女子而已，還要顧  
全到兒婦們將來的幸福。要顧全兒婦們的幸福，必定  
要兩人之間，義氣相投，否則納鑿不容，家庭間便生了  
種種是非出來了。因為要使他們意見相投，所以婚姻  
必定要他們自己主張。父母作主，是完全隔膜的。

父（暴怒）放屁。你也要自由嗎！你進了學堂，功課一點  
也沒有長進，到同一批狐羣狗黨，學了一批無法無天  
的話頭。天天鬧些自由戀愛，自由平等；總而言之，是要  
把禮教王法推開一邊，好隨他們放肆邪侈罷了！  
母 我兒！你真倔強了，做父母的總望兒媳們好；總不會  
害你們的。偶然有不和睦的，也是前世的事。（註二）

子 不！這種強逼的婚姻，我決計不答應！  
父（怒）哼！強逼婚姻。我要逼你，你怎樣！

子 有死而已！（臉孔向外，氣極了。）

女（去拉弟弟）弟弟！你來，你才回來，你到房裏去息！  
（子被拉入內室，下場。女復出。）

爸爸莫生氣了，弟弟年紀青，一則不懂事；二則氣盛一  
點。你老人家何苦生氣呢，教訓一場就是了。（入室內  
取出水煙袋）爸爸，吸煙，（遞給父。）

父（接過煙袋，笑，但不自然）好好，你坐。（女坐。）

女（向母）姆媽！已經替弟弟說親了麼？

母（歎氣）是呀！不想你弟弟一點也不聽話。

女 弟弟不答允便又怎樣？

父 哼，管他不答允！

女 爸爸！那很不妥當。你老人家替兒女作主，固然一點  
都沒有害兒女的心，但在兒女，却一點都受不到你家  
的好處。從前女兒許人的時候，我心裏何嘗願意；但一



來女孩兒家膽小，不敢公然反對；二來也是以爲父母心總是好的，所以就俯首的嫁過去。不料他本也不願意，不過被父母威逼我去，便拿我出氣，弄得現在天天吵吵鬧鬧，只好自己怨自己命苦。（以手帕拭眼淚。）爸爸，媽媽！一誤不可再誤；弟弟的婚姻，還是聽他自由好。父 也真真好笑，自從有了自由自由兩個字，中國便弄得亂七八糟。如今更好了，兒女都不聽娘老子的話了。

婚姻婚姻，我們那時一點也不覺得不滿哪！

母 我仍是不懂，自由究竟是什麼講。

女 爸爸這是叫得時勢如此。你老人家是在從前的時

代，我們是在現在的時代。從前沒有什麼自由戀愛不自由戀愛，所以你老人家覺得很滿意；現在有了自由戀愛，你不把他自由，所以他就覺得大不如意了。

父 我不懂時勢就變得這麼快。

女 自然！清朝辦洋務，時勢就一變；民國光復，時勢又一變；近來時勢又一變。你老人家還是前清時代的老人，怎麼管得住新時代的青年。要曉得一般年青人的心理都不受任何方面的壓制了。

父 哦！有這許多講究。說也好笑，要是你從前和我說這番話，我還不相信呢！

（幕閉）

女 （在幕內）爸爸！我要和他離婚了。

母 （在幕內。急促聲）使不得，使不得！

（註一）暮苦蓮乃蘇杭習語，謂人在某一時期內態度失常，精神不清也。

（註二）前世的事，乃舊社會習語，頗受佛教影響，謂今世所受之苦，乃前生所作之孽，今生所應受也。

（完）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續)

憶秋生譯

## 第五章 改造期之文藝思潮

### 一 社會意識的發見

界人類全體所共有的物不可。

在神秘的世界裏，求不到生的充實。在官能的世界裏，活躍自己的身體，徒自受創。隱避在藝術的宮殿裏，終久不能忘情現實的人們，唯一得救的方法，至此便僅僅只有一途了。那是仍舊翩然歸到現實的世界裏來，以勇氣，真摯，和魄力，去直面嚴肅的真理。沒有踏着現實世界的神秘，官能，藝術等的世界，就好像蒼然的天空一般，捉摸不到，因此並沒有什麼權威。我們再是如何，都非在現實的社會上樹立理想的天國不可。我們要求的世界非在這個範圍之內建立不可。並且我們所理想的天國，要求的世界，不應是一種特別階級的東西。非是萬人之物，世

在二十世紀的哲學裏，柏格森說，創造的進化之理。詹

姆士主張“pragmatism”，（實用主義）。倭鏗高唱精

神生活的奮鬥。無非都是想在生活自身中去求生的充實，生命飛躍的實現而已。更轉向政治方面來看，高揭德謨克那西的精神，世界平和的理想，也無非是想就在民衆的生活自身中，求民衆的生活要求，國民的生活自身中，求國民的生活要求。又如在經濟方面，什麼勞動問題，貧富問題等，進了二十世紀而愈烈，這種現象也不外指示人們對於生活其物的執着，愈更深厚而已。

這種種事實，由別方面看來，便成了社會意識的覺醒。十九世紀自不待說，以前各世紀社會自然都是存在着

的。然而明明白白地，社會意識這個思想，並沒有在人們心中流動。可是社會意識雖沒有流動，而個人意識，却收了種種樣子，從種種方面現了出來。其中個人意識最明顯地從種種方面現出來的，便要算十九世紀的歐洲了。唯其是這麼着，所以有許多批評家，甚至指十九世紀為個人主義的時代。其中如黎彩 (Friedrich Wilhelm Nie Zschle, 1844—1900) 的超人主義，奴隸道德的思想，大概要算這種最好的代表了。依黎彩所說，人非成超人不可，在這裏面，就奴隸其他人也不妨事。如像基督教所講全然主張服從的奴隸道德，在想為超人的人，乃是最忌的禁物。

他的超人主義，要大家都預想成為超人時，才從個人主義中救濟出來。然而他這種主義如果實現，實際上便不能不認承有很多奴隸的存在。由人到超人間的過程，拿電影演起來或者做夢來看，未免太過於好狠了。人們都成了超人後，將彼時圍繞着自己的樂園 (paradise)，

和過去的生活所隔的 *gap* 審視起來，或者要吃驚而永遠地苦悶着罷。

要而言之，十九世紀是依隨個人意志而活動的時代，權力肯定的時代。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便看出了牠的弊病——即是由其中而生的不正，虛偽，和殘忍，於是就發生了，想從這裏面脫出的意慾來。結果遂發生了社會意識。本來希望生的充實，生命的活躍，誰也是相同的，問題就在要如何才能夠滿足各個人的要求。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從各個人所集合起來有機地組織的社會全體上着想，便不成功。於此使個人的一切，都具有生命的社會的要求和理想，當然不能不貢獻出來。所謂社會意識便湧出來了。這個社會意識，決不是犧牲個人意識的東西。因為社會意識和個人意識，原不是兩種相異的意識。個人意識的合成體，便即是社會的意識了。

二十世紀中，哲學的新傾向，政治思想，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等，完全可以說是有了一個社會意識作強烈的背

的。然而明明白白地，社會意識這個思想，並沒有在人們心中流動。可是社會意識雖沒有流動，而個人意識，却收了種種樣子，從種種方面現了出來。其中個人意識最明顯地從種種方面現出來的，便要算十九世紀的歐洲了。唯其是這麼着，所以有許多批評家，甚至指十九世紀為個人主義的時代。其中如黎彩 (Friedrich Wilhelm Nie Zsche, 1844—1900) 的超人主義，奴隸道德的思想，大概要算這種最好的代表了。依黎彩所說，人非成超人不可，在這裏面，就奴隸其他人也不妨事。好像基督教所講全然主張服從的奴隸道德，在想為超人的人，乃是最忌的禁物。

他的超人主義，要大家都預想成爲超人時，才從個人主義中救濟出來。然而他這種主義如果實現，實際上便不能不認承有很多奴隸的存在。由人到超人間的過程，拿電影演起來或者做夢來看，未免太過於好狠了。人們都成了超人後，將彼時圍繞着自己的樂園 (paradise)，

和過去的生活所隔的 *gap* 審視起來，或者要吃驚而永遠地苦悶着罷。

要而言之，十九世紀是依隨個人意志而活動的時代，權力肯定的時代。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便看出了牠的弊病——即是由其中而生的不正，虛偽，和殘忍，於是就發生了，想從這裏面脫出的意慾來。結果遂發生了社會意識。本來希望生的充實，生命的活躍，誰也是相同的，問題就在要如何才能夠滿足各個人的要求。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從各個人所集合起來有機地組織的社會全體上着想，便不成功。於此使個人的一切，都具有生命的社會的要求和理想，當然不能不貢獻出來。所謂社會意識便湧出來了。這個社會意識，決不是犧牲個人意識的東西。因為社會意識和個人意識，原不是兩種相異的意識。個人意識的合成體，便即是社會的意識了。

二十世紀中，哲學的新傾向，政治思想，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等，完全可以說是有了這個社會意識作強烈的背

景，然後才發生的。這種社會意識，更向文藝思想方面，漸漸活動起來。我們試一翻進了二十世紀後的作品來看，凡是講到惹人注目的著作，大都有社會問題，結婚問題，勞動問題等具體的社會意識，在裏面強烈地流動着。這便是一般稱為問題小說，問題劇的所以了。

更舉例來說，英國蕭伯納(Bernard Shaw, 1856—)作的“Getting Married” (1908) 威爾士(A. G. Wells, 1866—)的“Marriage” (1912)較之以前易卜生，皮烈洛(Pinero)等所作，歷歷現出從更要寬泛的社會意識上來討論結婚問題之跡。此外又如法國的Maurice Barres (1862—), Anatole France (1844—), Paul Bourget (1862—) Romain Rolland (1866—)等，或者從傳統主義，或者從國家主義，世界主義上，其見地立場雖是各別，然而同以社會生活，民衆生活為基點，或創作，或評論，數人都是共通一致的。自從這次歐洲起了戰事，這個社會的傾向，愈加廣泛，

深厚起來，歐洲戰事已將從來藏在藝術這個名稱之下的遊戲的，享樂的，病毒的傾向，一掃而空了。在強固藝術乃係社會中必要的 function 上，很奏了大效。

徒自逃開現實的生活，謳歌於象牙之塔，陶醉於心靈之世界，耽溺於官能的王國的藝術，已完全失掉了藝術的意義和價值。即是藝術上的個人主義的思潮已滅亡了，現時的時代，已是發揮和社會生活有關係的文藝，至少，是發揮與社會相結的個人生活有交涉的文藝時代。文藝既已和社會生活，一般民衆有了交涉，當然已不是一特別階級的獨占品。文藝的力，文藝的歡喜，文藝的戟刺，都非普及到一般民衆去不可。民衆藝術主張的發生，自是當然應有的結果。羅曼羅南早在一九〇三年著了「民衆劇場」公之於世，將托爾斯泰在「藝術論」中所說的普遍藝術之意，更明瞭地發揮出來。

藝術的歷史，從 art for life's sake 的歷史起，到 art for art's sake 暫時做了一會的畫夢，復又歸還

到 art for life's sake 來。可是到了今日，人生藝術這幾個字，已經成了遺物，非講社會的藝術，不能包括今日文藝的傾向了。

更重說一遍，我們要想理解現代藝術——尤其是歐戰以後的歐洲文藝，若是漠視了社會意識，決不會成功

的。現在已經不是對個人的愛，而是對民衆的愛，對社會的愛，對人類的愛。在這種愛流動之處，便發生了新理想主義——或者又叫人道主義。以下我們又來看看這人道主義在文藝上是個什麼？

(未完)

# 夢霞閣筆記

伯 廠

## 方秀筠

青年守志。貧苦間爲最難。貧苦而有姿色則尤難。汝陽方氏秀筠。清才麗質。幼失母。無兄弟。所許林生。亦少孤。嫁逾年。舉一子而林卒。女哀慟不食。其父諭之撫孤。徒與同居。父常以餬口外出。有少年某。覬覦久。託故至女門。挑以目。女怒斥去。少年乃暮踰垣。匿女室中。女覺之。僞爲不見。從容出。疾呼鄰媪。少年遁。女羞憤欲自殺。既而撫兒泣曰。中道棄此呱呱者。何以見夫地下。乃毀容剪髮。面垢積不去。夜則置刀剪衾枕間。一夜賊至。女復疑少年也。哭而號。賊怒。欲捫其口。女急引刀自刎。仆地流血。賊乃竄去。嗚呼。以孤危之身。智禦強暴。卒能全其清白。可不謂難乎。女常以語人。絕不諱。頸間傷痕宛然。至光緒末始卒。或述其新婚詩句云。朝來同倚繡芙蓉。替整花鈿掠鬢鬆。自己也忘情太泥。不禁羞見鏡中容。以是詩論。何嘗無兒女子情。而破鏡既非。寶刀自衛。故知其柔情烈性。兩不相妨也。錄之。蓋以表其節烈。詩才特餘事耳。





# 嘔吐

(新詩)

錢起八

——  
是甚麼東西在肚裏劇烈地旋轉着，胸間強項地升  
沉着，喉際麻痒地吞吐着；

彷徨，沉悶，不安寧，不自由，——

了。  
於是我終於大膽地，率直地將他一口氣嘔吐出來

……  
但是，

當我立在我母親面前時候，

她不會說甚麼，

她不會說甚麼，

她只是沒目的沒條件沒理由地愛我。

——  
老先生們說我狂妄，

朋友們說我不長進，

婦女們說我輕佻，

孩子們說我可憎惡，

——  
在他鄉枕上哭倦了的被憎厭，被輕賤，被侮辱的怯

弱而孤獨的我悠悠地睡去之後，

夢見我的母親。

撫摩，慰安，溫存，擁抱，……

宇宙在我四週消滅了。

四

天漸漸地亮起來，

老鴉唱着天真的熱誠的歌聲。

雖沒有雄鷄那般高響，

亦是想努力喊醒人們之迷夢。

待聽到人們報之以呵斥，咒罵時，

牠於是大失望而深深地悲哀了。

五

太陽決不肯爲人們之怕熱而停止牠的發光，

牠只是努力地發光，鄭重地發光。

牠負的是何等樣偉大的責任！

六

室裏是黯淡的燈，

窗外是皓亮底月。

癡妄不解事的孩子們，

熄滅了燈，

邀請那月。

月是冷靜地，不屑地隱入浮雲。

黑暗，恐怖佔據了室中。

孩子們彷徨哭泣，

回想那黯淡的燈了。

七

偉大的楊柳吓！

你確是有些瞧不起我們微弱的草兒，

但是，

我們也點綴你好些風光。

朋友，

趁在春的懷抱之中舞蹈吧，帶着我們一同舞蹈吧，

秋來後，

我們是一同凋零了！



## 飛劍

卓呆

據鐵生的話。是珠兒到底被胡海山拐去。賣給販買人口的人了。當真麼。那便怎麼處。香雲實在無法可施了。那香雲對胡海山。愛情上却沒有什麼掛念。不過尚有種種關係。胡海山只是想與香雲纏繞。香雲用盡許多方法。才使胡海山不能接近。因此海山的報復。要用什麼手段。是香雲料想不到的。他會把自己的小兒。賣給殘忍的人販手中。叫香雲受苦。算是復仇。伊那裏想像得到呢。憑你如何冷酷性質的胡海山。他獨對於珠兒。以前也從沒露出過他的冷酷來啊。香雲聽鐵生的說話時。覺得鐵生所說的「我一見此人。必定殺死他。算是代天誅戮。」這句話。未嘗

不感激。既把我視為生命的珠兒奪去。現在擊胡海山的命來賠償。雖超越道理。也是鐵生的同情。鐵生又很自信的說道。但是你別落膽。珠兒若是活着。我一定能够去尋出來。使你再可以抱伊。香雲聽了。僅覺得這是一種安慰人家的空話罷了。所以答道。一入人販的手中。已經無效了。無論怎樣。那裏會尋得到呢。香雲此時。差不多肯隨隨便便了。鐵生說。不然。早由人販賣給俄國人的馬戲團中了。我已經查得。只消曉得了這馬戲團的所在。就會知道珠兒的消息。我不肯就此攔手的。你也不用抱悲觀。喝一杯酒罷。鐵生自己很高興的喝了。香雲無力的斟着酒。其時忽覺窗外有什麼聲音。二人都喫了一驚。鐵生向伊

丟個眼色。叫伊別做聲。鐵生到底是做過偵探的人。總以為處處都有敵人的。香雲低聲道。奇怪啊。鐵生忙從懷中摸出手鎗。開了房門出去。他想起方纔在外面坐席時。見室隅是一個日本人。未免有些奇怪。鐵生擎着手鎗。繞到這妓院的後面。觀看香雲房間的窗下時。是一塊空地。只有一處有門。各處窗內。有燈光射着出來。窗是玻璃的。因着窗外空氣太冷。把窗內的暖氣凝結在上。所以與磨過的不透明玻璃無異。一扇扇窗上。都遮着窗帘。由此洩出來的光極薄弱。路上已融去的雪。這裏還留着。這薄弱的光中。有一個白東西送入眼中來。不過最初倒並不當他是人影。再看時。如蝙蝠那麼貼在香雲窗下壁上。是個人影啊。鐵生暗道。是此人啊。其時香雲已在背後趕來。湊在他耳上。輕輕問道。是誰。鐵生也低聲答道。有人在窗下竊聽我們談話。鐵生暗想。此人或者曉得我做過偵探的。所以耍來妨害我幫助香雲的舉動麼。香雲說。且慢。待我去到外面多叫幾個人來。說罷。輕輕去了。鐵生已不肯等候。

沿着牆一步步向怪影處走去。到離二三丈時。他伏在地上。觀看樣子。確是日本人啊。暗想。定是黃昏時室隅的日本人無疑。他把手鎗裝好。以便不論何時都可開放。再觀看情形。幸虧此人聽着窗內。面孔不向這裏。所以不知道背後有鐵生逼近。不料他忽然回頭。這一來。很突然。鐵生也一驚。他幾乎要放鎗了。強把他止住着。身體伏在地上。此人的回頭。並非要看鐵生。乃香雲叫來的三個人。已立在那邊門口了。那日本人忙取出手鎗。鐵生一見。不再躊躇。即忙開鎗。聲音很在空氣中發響時。日本人已倒在地。但鐵生不就走近。曉得他也擎着手鎗。如果不受重傷。怕是裝着跌倒。欺騙敵人。在做過偵探的鐵生。到底很老練。門口三個人。聞聲而至。說道。老爺。你開的鎗麼。他們曉得敵人沒有放。鐵生徐徐起身。三人中一人把懷中電燈一照。未近看時。果是那日本人。鐵生說。此人我方纔早覺得可疑了。其時見還沒斷透氣。擊中的胸部正中。所以一鎗就送命了。倒下去時。帽子已滾到三尺外的殘雪上好。

奇的香雲。急忙過來觀看。看已死的敵人。倒是小事。趕緊要在這悽慘的光景中。尋出機敏勇敢的情人。鐵生來啊。行近時。問道。只有一鎗麼。伊由懷中電燈的光下。一看死人面貌。驚着湊下去凝視。又獨語道。像是胡海山啊。鐵生一聽。很驚異的檢查起來。用他那平日的偵探知識。一檢查。方知衣服雖穿日本和服。其實不是日本人。卽道。當真是麼。說時。鐵生用手一拉。那頸上的長鬚。不料一起落下來了。又道。不錯。是裝的假鬚。香雲說。鬚是沒有的。額上左角。有一小癢。鐵生道。有的有的。在頭髮下。香雲說。那麼一定是了。

## 二

香雲不免也有些感觸。這麼一個惡人。只消一顆彈丸。就送命了。回憶十年前。爲這男子。犧牲過一切。想到了犧牲的效果。一點也沒有顯。就此完結。當真人的走正路行善事。不免太愚了。伊回到了房中。還是呆想着。鐵生很怪訝。冷笑道。早知是他。竟不應該放死他的啊。香雲忙問何故。

鐵生道。他不是你同棲十年的丈夫麼。你一見這慘死的狀態。不是要傷心了麼。鐵生以爲替你復了仇。不見喜悅。反很悲傷。自然不快了。香雲道。老實說。却是有些難過的。不過我總以爲。這是他應當受的復仇罷了。若是從我的志願說。自然最好使他活着。可以從他口中探出珠兒的所在來。不過用平常的手段呢。他是不肯說的。鐵生說。他活着。或者可以用金錢來買他開口。但是他見有錢可取。就要屢次的說謊話了。珠兒的事。方纔已說過。由我擔任着。不久會歸還你的。你不用因此愁悶。此刻無意中復了仇。歡喜還來不及啊。天一亮。我立刻就動身。你對我的約。如果不是假的。你也一起走罷。他雖是個極惡的人。我們殺死了人。到底很受累的。香雲說。我也以爲如此。你既拾了我這腐敗的身體。我什麼地方都可以跟你去的。我既沒有故鄉。又沒有父母。連可憐的孩子也沒有了。生命身體。都是你的。趕到這哈爾賓來。本來是到處便爲家的了。這一夜。二人睡也不睡。談到天明。翌晨。鐵生喚了妓院

的主人來。說明了被殺的胡海山與香雲以前的關係。主人也是一個光棍。說話很爽。答道。這件事情。我也有些聽得。知道伊有一個惡人纏繞着。但是想不到惡得如此的。會把自己所生的孩子去賣與拐匪。真不是人類了。現在他死得很好。若是惡人永遠會活着。那是世上沒有規矩的人了。好了。不妨我去報告官廳時。只說一位客人放了一鎊。就此逃走了。主人這麼說完。其次便談到帶香雲同去一事。主人這也贊成。說道。如此辦的好。香雲留在此。說不定會有什麼意外之事。況且伊包定的日期已到。又不欠我錢。我決沒有不放伊的道理。鐵生好在旅行中。金錢是帶得很充足的。便約略給了他些費用。諸事辦得很順手。香雲由一班娼妓與伊餞別。過了正午纔動身。到那裏去。也沒有目的。在雪中從高原趕到市街。市街趕到高原。海底撈針那麼尋着。半年之間。只是漂泊的旅行。幸虧鐵生無事。他本來把旅行當生活的一壁。安慰香雲。一壁尋覓珠兒。用去了許多錢。鐵生也很願意。有時鐵生把香雲

留在冷靜的旅館中。自己到附近去遊覽探索。鐵生照預約的日子遲了幾天回來。香雲怎麼不着急呢。伊一面還只是憶念着珠兒。曉得從沒離過母親的珠兒。不知怎麼啼哭叫喊。或者睡到半夜裏。要逃出來去找母親也說不定啊。如果被人家發見。這一頓毒打。恐怕有死無生了。這一天。正是鐵生到附近去了五六天纔回來。一見香雲的面。就說。今天非看你從心理笑出來的面孔不可。香雲笑道。曉得了珠兒的行蹤了麼。說時。當真現出一向從未有過的笑容來。香雲在這十年間。臉上筋肉。實在沒有現過這種表情。髣髴十年間。結得極厚的冰。被春日一照。冰融解了。又生出微波來。鐵生道。是的。你心底可以歡喜的。現在除此還有什麼呢。我一看你這表情。也覺得一向的努力。效果已完全出現了。我也近來從沒如此愉快過啊。鐵生這快活的說話聲。香雲聽了。自然曉得這是男子的真愛情。即道。我死也不妨了。香雲以為。此刻孩子的所在。一明白。男子的真愛情也知道了。還不如趁這幸福未去。



心中愉悅未盡。就此死了罷。鐵生忙說。別胡說。現在一死。毫無用處。我們就此要動身了。前途是馬戲團。萬一遲了幾天。怕又要換地方咧。今天的吉報。不是又成不中用麼。鐵生一催促。香雲便預備出發。兩位簡單的旅行家。預備很不費事。只有一個手提小皮包。二人的全財產。盡在其中了。

### 三

朝鮮的某市。俄國馬戲團在那裏開演着。珠兒是半年前賣給這馬戲團的。團長夫婦。倒不像是個走江湖的心。很慈善。頗愛着珠兒。不過在教授技術時。這慈善心暫時隱着。起初珠兒只是哭。言語不通的俄人夫婦。很費一番心血。只管買了小兒愛的東西來討好伊。後來珠兒也知道沒法了。言語也有些懂咧。便肯練習技術了。這團長夫婦。最喜把小孩子獻技來博觀衆喝采。珠兒一樣樣學習起來。技術已能得觀客嘆賞。於是伊更用心。如此半年間。習得了數種藝術。此刻珠兒在一團內。占得一個重要位置。

了。主人又想出一種驚人的絕技來。這是他夫人用一種飛劍。伊離着一丈多路。把小劍飛到一扇板門上去。門上貼着金銀的星。劍一射中星上。百發百中。伊熟練後。便應用起來。使珠兒立在門的前面。將小劍在珠兒細頸的左右。手腕的上下。身體的兩旁飛去。恰如把十數柄小劍。在門上釘成一個少女上身的輪廓。這方法一定更使得觀客歡迎無疑。不過珠兒。不可不十二分練習。小劍飛來。自然眼睛也不能瞬一瞬。若是略有些駭怕。把頭一動。就不行了。這種練習。每天施行着。練習時。更怕誤中面部或身上。所以小劍用木劍代替的。由此夫人與珠兒。二人呼吸也相應了。後來改用真劍練習。也都覺若無其事咧。然而其時二人無有不額上腋下流出冷汗來的。獨有這技術。連練習時也不能疏忽一點。每到練習完畢後。夫人操着俄語。連聲說。可愛的珠兒。還用手摸摸伊的頭。珠兒也很喜。只是熱心的拚命的去做這技術的靶子。此次到了朝鮮。演過幾天後。生意漸漸清了。劇場主要求加演此技。

夫人也臨時要加一倍半包銀。并且獻此技時。特地更換高價的服裝。珠兒也穿着從未穿過的奢華衣服。天真爛漫的女孩子。打扮好了。欣欣然登臺咧。一場飛劍。很驚動觀客。賣座因此擁擠。評判甚佳。膽小的女客。竟不敢正視。使觀客的心。一齊緊張着。又對於這可愛的靶子。都大表同情。如此珠兒由主人夫婦。當伊親女兒一般的愛着。但是伊從沒有片時忘掉過母親。現在是不能自由脫離這夫婦之手了。即使脫離了自己一人。也決不會回到母親處。伊很明白這層意思。所以單單希望着往各處興行。無意中撞見母親罷了。有時主人夫婦問起伊家族時。伊單說。我與父母一起到北方的。不知父母爲何要拋棄我。我曉得說了父母在滿洲朝鮮或西比利亞。都不行的。夫人說。這可愛的小兒。爲何要拋棄呢。中國人如此不愛孩子麼。丈夫說。幸虧是我們買的。萬一賣給了凶惡的人。後來不知怎樣咧。所以還是珠兒不幸中之大幸。夫人又向伊接吻道。沒有父母不妨。現在我們做你的父母了。這夫婦

二人倒很富於愛情。因此珠兒也沒嘗到母親想像那麼的慘遇。鐵生與香雲一到朝鮮。正是飛劍一枝萬人空巷之時。鐵生等住在日本旅館中。一打聽馬戲團的情形。那旅館中一個中國招待。很稱讚這馬戲團技術的巧妙。又說。你也去看啊。這種馬戲團。這裏不容易到的。這一次不看。以後很難再見了。鐵生見他好像宣傳那麼的說着。便道。原來如此。既經這麼有趣。我今夜就去看罷。聽說飛劍時。用一個少女。是中國人。當真麼。那人道。是的。我忘了沒有向你說。確是中國人。我們中國人更不能不去一看。香雲與鐵生暗想。一定是珠兒了。二人已坐立不定。心中燃燒得恨不能立刻飛過去。回到房中。二人便商量取回珠兒之法。這種商量。二人以前也有過好幾次了。結果總說「非用極重的價錢去買。那對手的俄人。是不肯的。」說話就中止了。鐵生與香雲。和從前不同。現在沒有巨款可以到手了。鐵生囊中。僅能供給些旅費罷了。鐵生說。沒法。只有經領事館的手咧。無論如何。最初是拐騙的。我們

正式控告。或者可以不必花錢。香雲道。話雖如此。這一來。

#### 四

就不能立刻辦到咧。鐵生說。自然要費些時日。其間我們可以跟着他們赴各地去興行。在旁邊監視着。有機會還可以奪了逃走。珠兒一到手。那我就怕什麼。賣買人口。本來有罪的。我與他們鬪一下也不打緊。鐵生的熱情。抑不住了。但香雲最好要四面圓滿的解決法。第一不願所愛的鐵生去冒險。鐵生非做伊最初及最後的情人不可。伊又道。不妨。金錢可以了事。我總能够設法的。鐵生道。你又要陷入青樓麼。不行。好容易從泥水中救出來。決不再放你下去了。伊道。但是此外沒有金錢的出處了。鐵生道。別忙。現在愁悶也無益了。只有見機行事。聽其自然罷。說不定反會容易的。我們不用議論。快喫完晚飯。去看那馬戲。二人急忙喫了夜飯。戰戰兢兢等候出門的時刻。雇了馬車。到劇場門口時。剛纔開幕。二人若無其事。坐入觀客席中。場上正演着馬的技術。煞是好看。香雲以為這些沒關係的技術。最好早些完結。

演了數種藝術。那最引人注意的飛劍要來了。前幾種內。珠兒也登過一次臺。做做助手罷了。特地不使觀客知道。就是飛劍中的正角。所以打扮得很不堪。湊湊人數而已。香雲與鐵生。自然不留心。其時香雲若是坐在觀客中的前幾排。露着臉。或者會被珠兒瞧見也論不定。香雲以為除飛劍外沒有事。便把肩巾圍着。埋半個頭在內。不很注意。場中咧。演者對於他種技術。沒有什麼報告。獨有此一項。這位穿燕尾服的團主。出來演說。翻譯的人說。這飛劍。手裏只消差一絲一毫。飛到一丈以外。就錯得多了。此刻要請求觀客。在演藝中。無論如何感動。切勿拍手喝采。因為非常危險。少女的生命。都在這一把一把的小劍上啊。這一段演說。並非故意要使飛劍一技鄭重其事。實在這幾天還是初次試演。萬一一驚動。演者的心一亂。說不定手與身體會有錯誤啊。演說完了。走出兩個盛裝的女子來。一大一小。攜手而前。行走很輕鬆。微微笑着。香雲目不

轉睛的觀看。以爲我的女兒。怎麼有如此美麗啊。團主夫人脫去衣服。桌上取十二把小劍。一一檢查過。其時少女已到木門之前。立在旁邊。先用空的門試試。電光一放。夫人手執小劍。向門上飛去。快得眼睛也看不出。非如此迅速。便刺不到門上。非如此用力。手又容易顫動。鐵生旁邊一個美國婦人說。現在已可怕了。何況有人在那邊。這美國婦人很驚嘆着。鐵生香雲。略爲有些懂英語。所以語意是明白的。沒關係的美國婦人。尚且如此說。這做母親的香雲。那裏忍得住看呢。低聲說道。我是實在不能看完這技術啊。香雲若沒有他在旁。不知要現出何種苦悶的形狀來了。鐵生說。不錯。不過此刻若是走到他們戲房裏去。也不能叫他們中止這技術的。沒有法子。你忍耐着罷。鐵生曉得香雲的心。只得安慰着。又道。他們練習到可以供人觀覽。那是熟透了。決不會受傷的。若說要飛中身體。那是恐怕天天死去一個少女還不够啊。這就是這技術的價值。你還是忍耐着觀看你女兒冒險的技術。在最初

與最後拍一陣手罷。鐵生與香雲不同。心裏寬些。實在在此時也只有如此。那做靶子的中國少女。非確定爲珠兒後。決不可開始交涉。珠兒向觀客行了一禮。跳上小小踏臺。兩臂向側面平舉。身體靠在門上。飛劍的人。將身作勢。與珠兒視線相對。做一個暗號。一回兒一聲高呼。小劍離手飛去。刺在珠兒的右頸旁。電燈銳利的反射。照在門上時。看客都一身冷汗。第二劍又飛在左頸畔。右手上下。左手上下。連接刺了六劍。其次是左右肩上及腋下。然後軀幹左右。方始算完結。恰巧飛至右肩上右腋下時。香雲已忍不住。忘却自己地位。忘却周圍觀衆。放聲哭道。可怕啊。靜悄悄的戲場中。忽然香雲這麼一聲。觀客一齊驚向鐵生處觀看。而且離舞臺又不遠。珠兒耳中。一句可愛的中國話。已吸入耳底。伊頓時顏色大變。其時正飛去左肩上的。接着要飛到腋下了。飛的人一驚。劍便落在地上。觀客喝倒采了。夫人急急走到珠兒旁邊。輕輕說道。你身體有什麼不舒服麼。珠兒搖頭道。不是的。夫人又道。繼續下去。

不打緊麼。珠兒又點點頭。夫人回到以前的位置上。左手擎着所餘的三把小劍。一把右手擎了。二人視線一交射。再行開始。劍飛出去。不料沒有擊中木門之聲。夫人大驚。趕到門旁看時。珠兒胸口流着鮮血了。看客大鬧起來。大家眼也不斜口也不開的劇場中。一轉瞬間。已成淒慘景象。戲房裏趕出兩個男子來。迅速拔去了劍。將珠兒抱往後臺去。夫人也驚倒了。團主宣佈了幾句。扶夫人進去。觀客席內混亂起來。香雲要抬頭看。鐵生阻止着。想不使伊曉得珠兒受傷。非常躊躇。說道。香雲。我們戲房裏去罷。鐵生一放手。香雲方始可以抬頭。見觀客已大亂。場上沒有人了。伊就明白出了事。問道。珠兒怎樣了。鐵生道。往戲房裏去罷。鐵生除此。說不出第二句話。珠兒的血。是胸口出來的。這麼其勢很急的飛去。自然劍尖貫穿到背上。傷勢極重。這也可以想像了。不過所中之處。重要不重要罷了。鐵生如此一想。不能不迅速使伊們母女會一會。他向辦事人簡單說明了這是珠兒的母親。強闖入後臺。後

臺倒並沒有想像那麼混亂。鐵生略為放心些。但第二瞬間。他驚得心臟的鼓動都停了。只因榻上輪着的珠兒。流血實在厲害啊。伊操着中國話微微叫道。母親……母親……香雲急忙過去抱伊。鐵生慌忙向後臺人說明伊是珠兒之母。大家曉得珠兒已不救。也聽憑伊了。看了受傷的位置和流血的多。誰也看得出是小劍貫穿心臟了。還有一絲呼吸。也可稱奇事。這類死的女兒與狂亂的母親。相抱着演一場悲劇。誰也不忍正視。珠兒眼睛漸漸糊塗。香雲叫道。珠兒。珠兒。母親在此。明白麼。珠兒雖聽得母親的聲。視力已不能認母親的臉了。斷斷續續叫道。母親……母親……那聲音的力。一聲弱一聲。啊。

帶了珠兒靈柩的香雲與鐵生。離開這悲痛極深的朝鮮某市。已在五天後了。從此二人的消息如何。也沒有人知道。啊。

(完)

# 修面所費金錢

## 與時間之計算



### 金錢

吾人修面大約每月三次每次以一角計之則年需三十六角矣若以此數而購「吉利保安剃刀」則大約可得「白朗宜牌」一具及刀片半打至少足敷四五年之用刀片用完只須添購刀片而刀具則可永遠應用

### 時間

尋常修面至少耗半小時之光陰且不能隨時隨地可修每令人生不快之感若用「吉利保安剃刀」則每次只需十餘分鐘不需磨礪足不出戶而可以隨心所欲至其修面後之潔淨舒適容光煥發尤其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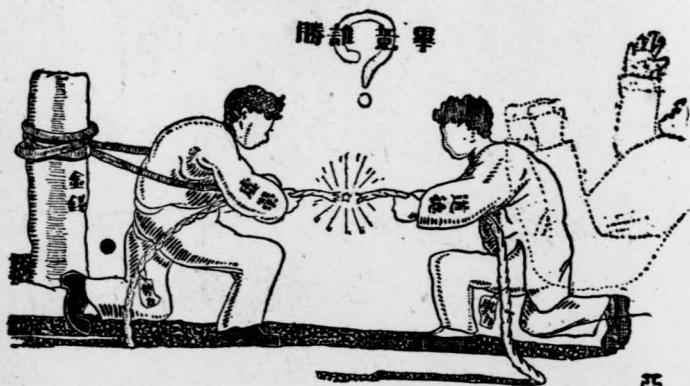
各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一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經理  
同益洋行



# 諷刺畫



亞光

## 畢竟誰勝

胡亞光

道德和虛榮倆，很高興作拔河的游戏；他倆也都會練習過力學的。

道德所操的係「學力」；虛榮所操的係「勢力」。

論理道德的力量自然不小，詎奈他背後虛空。

虛榮所有的力量，乃是現代最適用的；而且他背後還有個大樁可恃，於是他倆盡力拔去。

卜通！——繩斷了，道德便仰天翻跌過去，虛榮却是安然無恙！

TRADE 'KEPLER' MARK

COD LIVER OIL WITH MALT EXTRACT

商 解 百 勒 標

麥 精 魚 肝 油

解百勒麥精魚肝油  
 乃補劑中優秀之品  
 久已膾炙人口凡體  
 虛力虧咳嗽多痰服  
 之極有良效

本品瓶上必貼有華文仿單  
 各埠大藥房均有發售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寶 威 大 藥 行

英 京 上 海

將此處送至本  
 行及附專度位  
 址皆贈壽世良  
 藥皆書一本



# 琴話

(續)

林履彬

## 琴之構造

琴爲中國最古之樂器，攷其發明首創者，爲伏羲氏，伏羲氏採嶧陽孤桐，合陽備陰，造爲雅樂，名之曰琴，（按桐屬陽木梓屬陰木）

攷諸古籍，太古製琴，取義繁多，琴用桐爲面，以梓爲底，以合陰陽，象天地之氣相呼吸，長凡三尺六寸六分，以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以象六合，設十三徽象十二月及閏月也，其底上曰池，下曰沼，池者水也，水者平也，沼者伏也，上平則下服，前廣而後狹，象尊卑有差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龍池長八寸，以通八風，鳳沼長四寸，以合四氣，其絃有五，以按五音象五行土金木火水也，（伏羲創製時祇設五絃）又以大絃緩而和隱，象君，小絃清廉而不

亂，象臣，五絃合五音，至周文王，武王，各增一絃，名之文絃，武絃，

以上爲琴出世之大略，至於琴體各部，各有專名，茲特分述如下，

## （一）琴面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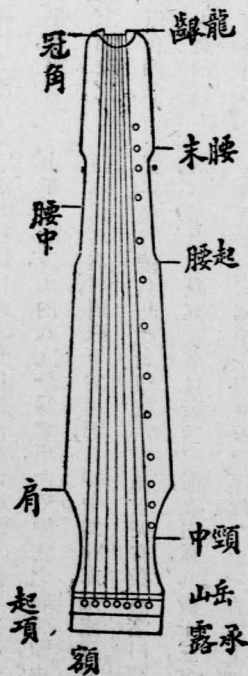
琴首名曰額，額次微高曰承露，承露上具有七孔名曰絃眼，絃則由此眼穿出，接承露而高起三四分者，曰岳山，亦名臨岳，岳內八九分爲起項，由項漸狹之處爲頸，由頸漸闊者爲肩，肩以下爲起腰，爲腰中，爲腰末，最末爲起尾，尾盡有稜角凸起者曰冠角，琴尾中央有微高者曰龍齣，琴面之左嵌有圓形貝殼名曰徽，或曰暉，其數十三，其序自近岳山者爲第一，以次至近尾爲第十三，岳山上列

絃七，近徽者為第一絃，近身者為第七絃，

(附)冠角又名焦尾，因漢時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材也，取木觀之，方焦其尾，而未盡，因削之以為琴，因名曰焦尾，今人雖有全桐，亦要刻去另粘雜木，則失其意，但頗較為美觀耳。

(二)琴底諸部

額之下，形如仰瓦者曰嗑，嗑之下，凹入者曰軫池，中含軫七，軫者，賴以調節絃之鬆緊也，肩之下有長方形之孔，名曰龍池，近尾亦有較小之長方孔，名曰鳳沼，龍池長八寸，位在四徽與七徽之間，鳳沼長四寸，位居十徽與十三徽之間，腰中左右有木足各一，名曰雁足，尾盡如齧者曰齧托，



(未完)



續  
野人記  
(續前)

曹梁廈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第二十一章 甘霖

話說格萊頓暈了過去，隔了好幾個鐘頭，醒轉來通身透溼，面上也是清水淋漓，嘴裏也有了津液，還當自己是在夢中。原來下了一場大雨。他面朝着天，暈倒在艙板上，雨水潤了他的唇舌，心中就比先前清爽了許多。他再慢吞吞的用手抓了一把浸濕的衣襟，塞在口裏，儘力吮啞了半晌，解了渴，精神也回復了些，用手撐着坐起來，看見褚朗伏在他腿上不動。琴痕在他背後相隔十尺光景，蜷伏在艙底不動，大概是凶多吉少。他立即把褚朗的身體儘力推開了，爬到琴痕身旁，雙手托起他的頭，看有沒有回生的希望。可憐一個如花的美人，面如白紙，雙眸緊閉，已是氣息毫無。格萊頓看了這個樣子，雖是心酸，但還存着一線希望，就抓了一把雨水浸透的衣衫，扳開了他浮腫的嘴唇，把水擠出灌下去。等了多時，不見有什麼影響。格萊頓心如刀割，只是含着一泡眼淚對他呆看，正在傷心，忽然模模糊糊的見他星眸微動。他就捧了他的右手，揉擦了一

會，再擠些水到他的喉裏。半晌，琴痕睜開眼，對他定神的細看，像是思索什麼似的。二人相對無言的望着，許久，琴痕纔微聲道，有了水麼。格道，天

下了雨，暫時解了我們的渴。琴痕道，褚朗呢，他並沒有把你殺死，難道他自己倒死了麼。格道，我也不知道。如果他還活着，如果這一場雨也把他救了轉來，他就此停住了，不說下去，恐怕琴痕聽了傷心。但是琴痕已經明白他的意思，便問褚朗現在那裏。格萊頓用手指了一指。二人默然半晌。格道，讓我去看一看，或者還可以把他救醒。琴痕用手阻住他，低聲道，且慢，你救醒了他，他還要取你的性命，還是不去救他的好，聽他去



格萊頓驚呼道：陸地在前了

罷。這種人面獸心的惡類，留在世上，也是害人，況且你丟下了我，我更沒有力量去對付他。格萊頓聽了，猶豫不決，

心中盤算見死不救似乎不忍，但是救了他，反害自己和琴痕，也是不合情理。忽然抬起頭來一望，好像看見了什麼東西，便竭力掙扎，立起來仔細一看，驚呼道，陸地在前面了。琴痕，多謝上帝，我們有了性命了。琴痕聽了，也掙扎起來看。果然相隔一百碼光景，就是黃沙的淺灘，上面接着是濃密的樹林。琴痕嘆了口氣道，現在你去把褚朗救醒罷。上岸之後，我們就不怕什麼了。你道琴痕爲什麼嘆氣，原來他起先阻擋格萊頓去救褚朗，也是爲着格萊頓沒有



力量抵抗，恐怕將來要受他的害，出於無奈，勸他不去，並非沒有惻隱心，所以此時先招呼格萊頓去救他，安慰了自己的良心。

格萊頓費了好久工夫，纔把褚朗弄醒，睜開眼來。那時船底已擱在沙灘上。格萊頓就跨出船舷，爬上岸去，先把纜繩帶上去，縛在一棵小樹上，再到林子邊採了許多鮮果，自己吃了一個飽，又採了些帶回船上給琴痕吃，坐下來休息一回，精神回復了許多。褚朗也坐了起來，吃些鮮果，琴痕催着上岸去，因為酷烈的太陽光，炙得他炎熱難熬，要到樹陰裏去躲避。格就扶住他慢慢的上了岸。褚朗也跟在後面，到了樹陰裏，大家都已筋疲力乏，躺在地上酣然入夢。

三人在海邊安然無事的過了一月。到了那時，他們的精神差不多復原了，格褚二人就揀了一棵樹，合力在樹枝上，搭了一個屋巢，離地有許多尺，可以防野獸的攻襲。拔了些象耳草鋪在巢裏，做夜晚安身的地方。格又用許多

小枝，縱橫的插起來，把這個屋巢分成兩部，自己和褚朗同住在一部，還有那一部是讓琴痕住的。

一個人的本性是不容易改變的。褚朗沒有一刻不顯出他是一個刁猾奸惡小人的樣子來。有兩次格因為他對着琴痕十分無禮，和他打起架來，但是格的本領很是平常，不能把他降伏，祇好打個平手。琴痕在旁看着，又恨又氣，記起從前在這荒林中經過的事情，就想如果有了太山的保護，不論什麼猛獸都不怕，還怕褚朗的欺侮麼。所以比較起來，格萊頓實在是懦弱無能，恐怕照這樣下去，不免要吃褚的大虧，祇恨自己是個孤苦伶仃的女子，遭了這種境遇，竟想不出一個計較來。

一日格萊頓到河邊去汲水，不在跟前。褚朗又惡狠狠的向琴痕說話。琴痕就把心上的話說了出來，回答道，可惜這位太山先生落在海裏了，不在這裏。褚問道，你也認識那個畜生麼。琴痕道，我只知道他是個君子。褚聽出琴痕漏祖太山，就索性信口開河，說他一個暢快，冷笑道，據我

所知道的，他還不如畜生。他引誘了一個有夫之婦，後來給那婦人的丈夫知道了，要和他決鬪，他就把罪名完全加在那受愚的婦人身上，但是那丈夫一定不肯干休，他就逃出了法國，不敢和那丈夫見面，所以他坐了船到地角市去躲避。這件事情我知道得十分詳細，因為那受愚的女子，是我的妹妹。那惡賊到了船上，遇見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又和我約定日子決鬪，他自己知道敵我不過，怕受我的苦。就先跳下海去死了，我因為他既然自盡了，不用再揚他的惡名，所以始終沒有向人說起。現在你說他是君子，可見你也受了他的愚了。琴痕道，無論什麼人知道太山先生和你的爲人，決不會相信你的話。褚道，你不信麼，那末他爲什麼要改了名姓呢。琴痕搖着頭，連聲道，我不信，我不信。但是他心中也添了一個疑團，不明白太山爲什麼改了名姓。

在他們北面相隔二十里光景，就是人猿太山的海濱小屋，可惜他們一些不知，好像和那個地方隔了萬里一樣。

再在那小屋北面十多里，又有許多草屋，住着十五個人。原來是吞寧登一行人。他們在大船沈下之後，趁着風平浪靜，向大陸開駛，不到三天，果然見了岸，就捨舟登陸，因此不會十分受着困苦。大家又以爲第四隻小船已經遇了救，所以不放在心上，並且希望格萊頓不久就帶了大船來尋他們。講到食物呢，他們有了火鎗子彈，都是從船上帶去的，可以隨時獵取野獸，殺了果腹。他們最不放心的，是卜德老先生，因爲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女兒已遇了救，倒也無憂無慮，並不望念，只是顛頭顛腦的談天說地，終日裏格物致知，什麼事情都不管。有一天菲蘭度跑到吞寧登跟前，氣吁吁的道，這位卜老先生，真是沒有辦法。今天早晨我離開了他，不到半點鐘光景，忽然不知去向，你猜他到那裏去了。原來他獨自擺了一隻小船，拚命的向海面駛去，已經離了岸有兩里遠近。我也不明白他那裏來的這種精力。我就趕快招呼了一個水手，同我放了一隻船去追他回來。他見了我，登時翻起臉來，責備我不

應當妨礙他的行動。據他說是要到紐約去取一本書來，證明他新近發見的一種學理。我自然勸他回來，他還堅執不允，到後來我只好強迫他放下了槳，叫那個水手拿，搖到岸邊。像他這種樣子，我很是擔心，倒要時時刻刻的看守他纔好。吞寧登立即答應，招呼大家對着注意卜老先生的行動。

施小姐母女二人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苦，心中鬱悶異常。到了晚上，荒林裏猿啼虎嘯，害怕得不能安睡，常恐野獸出來吃人。有時提起了琴痕，他們疑惑別人說他是遇了救星，全出揣度，未必有這種幸運。吞寧登招呼他們確是十分週到，會想出種種方法來安慰他們。一班水手也很服從吞的命令，並不抱怨爭吵。吞看待他們，也是恩威並用，所以這一羣人都能安分守己，保持秩序。這且按下不提。

話說格萊頓在荒岸上，住了兩個月光景，完全變了一個人的樣子，要是他的好友吞寧登再見了他，也一時認不

出來。因為他既不會帶得火器，要打些野獸做食物，是不能如願。只好在林子裏尋些野果充飢，還要多帶一份給琴痕果腹。到後來好吃的東西越見稀少，整日的在荆棘叢生的地方去鑽，身上的衣服被荆棘拉得一片片像蝴蝶般隨着身子飛舞。再過幾時，就不免要赤身露體起來。只是有琴痕在旁，很覺不好意思，於是先設法搜集了許多小獸的皮，挂在樹枝上曬乾，用小刀刮光滑了，取了荆棘做鍼，樹筋做線，縫起來製成一件奇形怪狀的皮衣。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只得穿上身去，琴痕見了，也忍不住好笑起來。這件衣服上不掩雙臂，下不遮兩腿，但是總比一絲不挂，要文明得多。後來褚朗也照他的樣，做了一件起來穿上，好像是他們的制服一般。兩個人滿頭亂髮，滿臉鬚鬚，的確活像混沌初開的野人，并且褚朗的行為確和蠻人一般無二。

他們又太太平平過了兩月。忽然禍事到了。褚朗先得了斐洲的一種瘧疾，睡倒在屋巢裏面，不能動彈。格照常出

去尋食，到荒林中去了半日，琴痕很是擔心，坐在樹枝上

盼望他回來，果然遠遠望見他的影子，心中欣喜非常，就趕上前去迎他。

不料在他後面，跟着一隻巨獅，相隔不到三十步，看格萊頓還是鎮靜得和沒事人一樣，替他着急，只是說不出話來。格看見他驟然間變了這個驚慌的樣子，知道必有原因，急回頭去看，同時又聽見吼聲大作，嚇得渾身發抖，急喊琴痕急走遠去逃命。但是琴痕已嚇得四肢無力，那裏還跑得動，祇能立在那裏瞪着眼，開着口，面如白紙，兩脚好似釘在地上了。褚朗聽見獅吼聲，也從屋巢裏探頭出來瞧看，見了這個情形，他也急得用

俄國話連聲發喊，催琴痕快走。那餓獅聽見他的喊聲，也



回急頭看去時又聽見吼聲大作嚇得渾身發抖

過去。

那時格萊頓手裏祇拿着一根粗樹枝，要與那餓獅相搏，一定沒有絲毫希望，只好用手抱住了頭，閉住了眼，靜等着死。琴痕看了他又着急，又氣悶，想他是個男子漢大丈夫，怎樣毫無膽氣，見了死怕到這步田地，要是換了太山，一定不是這樣。一面想，一面看那獅子愈來愈近，就把雙膝跪在地上，禱告上天。不知他們性命如何，且俟下章分解。

## 第二十二章 盜金

卻說太山在陰牢裏守到天黑，纔聽見闌女的地步聲，便伏在牆邊，趁着上面石縫中邊過

來的星光，仔細辨認，果然是他，迎上前去輕輕的問道，你來了麼。閻女手裏拿着一個袋，交給他道，這裏頭是些食物，我帶來給你充飢的。太山接了過來，道了一聲謝。闍拉了他的手就地上坐下，便歎口氣道，他們聽說你逃走了，都是異常惱怒，因為從來不曾有人上了祭臺逃走了的。他們就打發了五十個人去追你回來，先在這廟裏上上下下搜過，除了這間屋裏，恐怕沒有一個地方不會尋到。太山問道，他們爲什麼不敢到這裏來尋呢。闍道，這是鬼魂聚集的所在，相傳生人到了這裏，就被鬼魂捉住，生吞活剝，受種種慘酷的惡刑，所以他們都不敢近這個地方，恐怕白送了性命。太山問道，你怎樣不怕的呢。闍道，我是教中的道姑領袖，祇有我能够和鬼魂來往，并且我的職



闍女拉太山在祭壇上替他設法

務是要替鬼魂設法，訪求生人，送給他們做祭禮。所以我到這裏來，是毫不妨事的。太山便笑道，爲什麼我到了這裏這麼久，鬼魂還沒有把我捉去呢。闍默默的對他呆看

半响道，我們的祖宗把這許多道理一代一代的傳說下來，我居了這個地位，是應得要教一衆人知道從前祖宗的教訓，無論是與不是，總得講解明白。至於我自己信不信，又是一件事情。太山道，難道你自己不信，倒要教人相信麼。闍道，教人相信是我的職務，我自己信不信是我的自由。太山道，大概一個人對於宗教的內情，越是熟悉，信仰心越是淡薄。照這樣說來，你放我逃走之後，祇怕生人發覺了，要和你爲難，毫不怕神明示罰了。闍道，不錯不錯，神明那裏管我們的事，不會幫助我們，也不會傷害我們。



事在人爲，趕快自己想法子。太山道，我聽你的命令就是了。闌道，這裏還不妥當，因爲我瘦了這一些食物，送來給你，幾乎被他們看出來。如果照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除非你挨了餓不吃，不然呢，恐怕難免他們的注意。依我說，還是跟我來躲在一个安穩些的地方。他便拉了太山，在黑暗中摸到祭臺下面的石窖裏，再轉到一個廊裏，約摸走了十分鐘光景，闌立定了，從身上掏出一個鑰匙，在壁上尋了一會，太山聽見開鎖的聲音，接着就是開門的聲音。闌又拖了他上前，引他進了門，便道，今夜你且在這裏安身，可保無虞。說完，他轉身出去，把門關上，仍舊上了鎖。太山在裏面，要想知道自己立在什麼地方，但是黑得一些都看不出來，只好伸出手臂，扶住了牆壁，一步一步的沿牆走去，兜了一個圈子，仍舊到了門前。大約這間屋子有二十尺見方，四面都是石壁，地下也是方石砌的。太山覺得這間屋子，一個窗都沒有，除了進來的那個門，又沒有第二個門口，再在四面細細的考察了一遍，果然沒有

出路，但是在門對面一堵壁上，石縫裏有涼風透進來。他就在那個地方，把手指嵌在石縫中間，用力去扳，覺得有些搖動，再使勁一揪，移了一塊下來，大約有十寸闊，三寸厚。再在左右一摸，好像都是用同樣的石板砌的，就一塊一塊的都搬在地上。不一刻，已移下十多塊。再用手臂伸到裏面去摸，豈知摸了個空，好像後面沒有東西，又移去幾塊，把身子探進去試一試，果然是空洞洞的，對面隱隱約約有些亮光，但是辨別不出什麼來，就爬進洞裏去，大約隔了一丈五尺，好像是到了牆外，用手扳住石頭，把身子挂下去試試下面的深淺，不過腳踏不到底。仰起頭來一望，忽見一個圓洞，露出星光閃爍的天。就改變方鍼，向上去想法，在四面牆壁上摸索了一會，覺得圓洞四周的牆，都砌得像鐵桶一樣，平滑異常，又是空歡喜了一場，沒法可施，祇得坐下來細想這個秘密的洞，究竟有什麼用處。不多時，月光從圓洞裏透過來，照耀得下面十分清楚。太山向低落的地方一望，纔知是個古井，底下還有水，顯



出一個月影，但是不明白這個古井爲什麼要和這石屋有一個通出入的地方。

趁着月光望去，看見對面牆上有一個洞，太山就想從這中間出去，或有生路，不妨一試，先把石屋裏的來路堵住了，免得有人跟追，好容易把石板依舊移在原處，立即跳到對面，鑽進洞去，走了十多丈，就是一座梯，下了梯約有二丈，又是平地了。再向前走不多時，只見前面一個很堅厚的木門，攔住去路。幸虧門門是在這一邊，大約門外是通出去的，拔了門，把門慢慢的拉開，側着身子挨了過去。原來是一間方方正正的屋，沿壁都堆了一條一條的東西，手摸上去，覺得異常的冷，掀起一條來又是十分沉重，好像是大條的黃金。不過太山想這一間屋裏如果堆滿的是金條，不知要值多少，大概是別的價低的金屬，不會是黃金了。在那間屋的角裏，又有一個門，也是在裏面上門的，開了出去，又是一條甬道。太山隨手取了一條那屋裏的東西，再向前走，走了半點多鐘光景，對面來了一座

石梯，通上去的。灣灣曲曲轉上十丈多高，就是很狹的一條石縫，側身過去。當頭滿天星斗，前面是一個很峻的坡。太山急爬到頂上，立在一塊大石上面，就望見奧泊城在三里以外，城中圓屋頂高塔尖都浸在明月的冷光中，陰沈沈的煞是淒涼。太山再把手中拿着的金條，細細一看，果然是燦爛的黃金，就對奧泊城自言自語道：奧泊奧泊，好一個寶藏古窟，可憐衰敗到這步田地，從前的人不知費了多少血汗，纔聚了這麼多的黃金，那裏料到今日的子孫，會墮落得和猩猩相像呢。感嘆了一會，便牽葛攀藤的爬下石坡，到了平坦的山谷中間，便是昨日和華齊利人經過的地方。

一輪紅日從東方升起，太山已經上了山岡，向那邊一望，看見山腳下一個林子裏，隱隱有炊煙起來，太山就疑是那五十個從奧泊城裏出來追他的人，在那裏燒火，決意到近處看他一看。他便尋路下山，到了林子邊，就縱身上樹，繞到那起煙的地方。只見五十個華齊利人圍着一堆

柴火坐着。太山便喊聖駕已到，還不快快起來迎接。那些黑人聽見了，立即跳了起來，只當是太山的冤魂出現，不知道向那一方逃走纔好。正在驚

不定，太山已立在他們面前，證明他還是好好的活着。大家快樂非常。婆蘇利先開言道，臣等罪該萬死，把我王丟下，但是我們在那時嚇得心驚膽戰，兩條腿不由自主的跑了。到後來驚定了，我們就商量回去救駕，若是救不到駕，也要和他們拚一拚命，所以我們現在正想要動身上山。太山問道，你們可曾遇見五十個形狀古怪的人麼。婆蘇利道，我們在昨天將晚

時分遇見的，他們手裏沒有什麼兵器。我們因為急欲回去救駕，不願意驚動他們，所以遠遠的避開，讓他們過去。



向那一邊望見山脚下一個林裏有煙火起來

領來，先上得坡頂，於是拉住長槍，叫一個華齊利人握住起來，挂在腰裏，施出人猿的本

太山一五一十的把經過的事情，對他們說了一遍，並且說明要去把他尋見的金條，偷運出來。只等天黑，便可前往。所以到了黃昏時分，太山帶了五十個黑人，忽忽的向奧泊城進發，到石坡下面停住。因為當初太山是從上面滾下來的，雖是危險，也還不難，但是現在要自下而上，就很不容易着手了。到末了，太山把十枝長槍接連的綁縛

上去，都到了坡頂，太山隨即引了他們到金庫裏去。每個金條大約有八十多磅重，每人拿了兩條，從原路出來，到午夜纔回到山谷裏，到天明還沒有上得山岡，因為這些黑人雖是身強力壯，不過沒有做過腳夫，再是走的又盡是些崎嶇小徑，所以走不快，幸虧他們都很有忠心，一聲都不怨恨，過了三十天，已回到華齊利境內了。

太山不引他們回到村上去，只是引他們向西走，又過了三天，太山發下命令，叫他們把金條放下，各自回村去安居樂業。華齊利人便問我王就此不回去了麼。太山道，朕尚須在這裏勾留數天，你們趕快回去安慰家裏的人，免得他們懸望，毋違朕命。

太山等他們走後，就提起兩個金條，聳身上樹，向枝葉濃密的地方，鑽了進去，有二百碼遠近，就是一個圓場。中間有一個平頂的高墩，這個地方是太山從前做美猴王的時候開闢出來做議場的。四圍都是多刺的荆棘，虎豹豺狼也不敢進來驚動他們。太山知道這個天然的藩籬，和

銅牆鐵壁一樣的堅固，就把金條都運了進去，從一棵空心的樹裏，取出他從前掘卜老先生窖藏的那把鐵鎊，在地上挖了一條長壕，把金條都埋在裏面，用土掩好。那天晚上他就住在圓場上宿了。到了次日一早，他動身回華齊利村去，忽又想起海濱的小屋，就折到那裏去探望一回。屋內的東西依然還是從前的樣子，絲毫沒動，但是見了舊物，觸起前情，倒有些依依不捨，決計在小屋中就擱一夜，再回華齊利村。想定了，就出門到森林中去尋覓食物。向南走了十多里，相近一條大河旁邊，忽然鼻子裏嗅着一種特殊的氣味，隨風吹來，原來是白人的氣味，中間還夾雜着獅子的氣味，太山一想不好，奴邁在那裏尋食，恐怕有人要受他的害了，趕快追上前去救我的同類。不一刻，他奔到林子邊，就望見一個女子跪在地上，像是禱告的樣子，一個男子立在他面前，用手遮住面目，依稀是個白人，在他後面就是一隻猛獅，對着他們慢慢的走將上來，預備把身子伏地，向前撲起。那時太山來不及去辨認

那兩個人的形狀，也來不及去解下弓，來施放毒箭，手裏的短刀更是沒有用處，除了把長槍擲去，再沒有別的方法去救他們。說時遲，那時快，太山輪起長槍，盡平生氣力，對準那獅子的胸口只一擲，槍頭飛也似的向着獅心鑽進去，霎時間一翻身倒在地上死了。

停了一會，那女子先抬起頭來，望見對面的獅子滾倒在地，大爲詫異，回轉頭來張望，不見什麼。但是太山在樹林背後，已一眼瞧見他的面貌，登時大驚失色，疑惑自己是在夢裏，原來這個女子



太山輪起長槍盡平生氣力對準那獅子的胸口

不是別人，正是他心愛的琴痕。琴痕抬頭見獅子不但沒有撲過來，并且倒在地上不動，便立了起來。那男子就走上前去抱住他，太山看了，怒從心起，取了弓，搭上箭，拽滿了弓，對準那男子的咽喉射去。不知那男子性命如何，且俟後章分解。

(未完)

# 編者與讀者

這一期的海外文壇雜訊，請讀者諸君格外注意些。

## 通訊欄



杭州虞介蕃先生：小常識材料很少，現在尙難另闢一欄。

哈爾濱張耀琳先生：尊意要想本刊的長篇小說，都印作單行本，本社早有此意，現在進行中。「泰山叢書」共有十種，「泰山之子」係第四種，亦經敝社逕譯，以後陸續在本刊刊登。

北京建梁先生：尊稿早已收到，惟通訊處遺失，乞再詳示，至盼。

## 世界文壇雜訊



劇作家 John Galsworthy

小說 世界 編者與讀者

在以前出版的「戲劇」雜誌上，讀過「銀盒」的人們，一定知道英國有一位劇作家叫 John Galsworthy (1867-)。他在英國文壇的地位，一般批評，都在蕭伯納之上。他的作品，在中國雖介紹得很少，但在「銀盒」裏面，大概也可知道他的天才了。可是在最近他的新著「白猿」裏面，却發現了一件很令人不滿的事——尤其是我們中國人——便是在篇中，他替狗取了個名字就叫「孔夫子」。孔子這個名字，在現在雖值不到我們多少尊敬，但是我相信也許沒有人這樣無理取鬧。何況在還在相信孔子是東方文化的始祖的歐西社會裏，堂堂享有世界盛名的藝術家，開了這樣的玩笑，實令人不能不生侮辱之感。關於他這種做法的非難，有一位美國人已首

先發了第一矢了。茲將原信錄下，憑讀者諸君去批評罷。

April 25, 1924.

John Galsworthy, Esq.,

Care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Dear Mr. Galsworthy:

In "Scribner's Magazine" I have started to read your new novel "The White Monkey" and was astounded to note the utter lack of ordinary decency displayed by you in given the name of a great sage Confucius to a dog. Coming from a writer of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like yourself it is beyond my comprehension.

What would you think, my dear Sir, if a Chinese wrote a novel and gave the name "Jesus Christ" to a monkey, say?

Your offense is unpardonable, and admits of no excuse whatsoever, and can only be accounted for by a one-sided historical education that which is not at all unusual amongst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y are taught, but of those far older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 they know nothing.

I am

Yours very truly  
(Signed) I. V. Gillis.

(C. S.社轉 J. G. 足下讀 S. 雜誌上足下近作「白猿」使人不勝驚詫。篇中以堂堂東方先哲孔子之名，加

諸於狗，足下之缺於教養，抑何其甚。若此之行，出諸於享世界盛名若足下者之手，實令僕大惑不解。嗟乎足下，若華人而以耶穌基督之名加之於禽獸者，足下能無詞乎？總之，縱足下如何狡於詞，足下冒瀆之罪，實不可追。竊謂歐西人士，僅熟西史，對於東方文化，盲然無知者比比皆是。然若足下之行，實即此片面歷史的教育有以致之也。——署名——)

寫這封信的 Gillis 氏，是永年住在北京的美國人，現任交通部的顧問。他寫了這封信之後，同時即拿在北京報上發表，大概是在英文報上，所以中國人沒有注意着。記者乃是在日本英文報上看着的，特轉錄於此，聰明的讀者諸君對於這段記事，有什麼感想呢？憶秋生

### 刊

### 誤



六卷六期附贈之最近國恥小史「承認日本要求二十一款」之最末一段，略有錯誤，應改正。「……兩國政府亦互相磋商，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日本再提出四月二十六日修正案，限在二十四小時中為滿足之答復。我政府迫於勢，不得已於九日下午六點鐘，予以日本以滿足之答復……」

又「學生的家庭」一頁上格五行，「張家寶」，「張誤葵」。



# 因患痢疾異常瘦弱

此兒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強健肥胖矣

北京李玉林先生來示云小兒年將近十四個月自今春失乳夏間即患痢疾之症因此小兒身體異常羸瘦閱報章知藥片對於小兒之功力甚大即函購貴藥局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服後小兒痢疾驟愈其身體亦日見肥胖矣



凡家中之  
有小者者  
不可不備  
嬰孩自己  
藥片於家  
中以防不  
時之需也  
因此藥片

專治小兒 發熱便閉 胃不消化 嘔吐 腹瀉痢

疾等症以及出牙痛苦蛔蟲為患因其功力能平腦筋

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

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三元郵

力在內

# 何故旅行必備清導丸

因旅客他鄉飲食各殊難期合胃或嫌米糙或嫌肉敗或嫌烹調未得遂心或飲水不潔以致胃不消化大便祕結或腹瀉痢疾等患故而智者之旅行常備清導丸一瓶於囊中以防不時之需如覺頭痛嘔吐惡心或肝經失和大便閉結或腹瀉之時可以隨手取服俾得腸胃立刻清潔疾病消弭於無形之中也江蘇南京狀元



巷二號許  
耀軒先生  
來書云耀  
軒自夏歷  
下泮由皖  
宿烈山普  
益煤礦公  
司旅寧省  
親即患肚  
腹膨脹大

便閉結異常痛苦延醫服藥毫不見效乃試服紅色清導丸即見功力非但大便如常且較昔日精神倍增體亦矯健起我沉疴實貴局清導丸之功也韋廉士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旅行者必備

經商遊  
客到處  
人地生  
疎每苦  
無人指  
導本館  
有鑒於  
斯特編  
輯下列  
各書以  
便旅行  
之用

中國旅行指南	七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元
上海指南	六角
留美指南	三元五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三角五分
廬山指南	三角五分
莫干山指南	一角五分
雞公山指南	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二角五分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原文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請註明姓名，原著名，出版日期，及請將原稿詳細目錄，原著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揭載時，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六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七 原稿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八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 九 投寄之稿，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願他人增刪，本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本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本得酌量增刪之。
- 十 編譯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

每週一冊 普通號 角五分

定價		預約	
全年	五十二冊	四元	二元二角
半年	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半年	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全年	五十二冊	四元	二元二角

郵費		本地	
國內(寄古新國除外)	本埠	二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國內(寄古新國除外)	本埠	二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國內(寄古新國除外)	本埠	二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表費		郵費	
國內(寄古新國除外)	本埠	二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國內(寄古新國除外)	本埠	二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國內(寄古新國除外)	本埠	二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 止咳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打洋五角 每瓶洋五角



# 兜安氏止咳藥片

此藥片係本公司新出品藥料純良性極和平味甚適口香氣文雅藥之形式為扁圓小片裝於小玻璃瓶極便隨身攜帶可以藏之衣袋凡患咳嗽喉痛喉嚨刺激聲啞聲嘶等只須含藥一片徐徐化之畢竟有奇效也倘演說唱歌戲諸君在未發聲前含化一片可免喉嚨發癢刺激咳嗽諸患而於歌妓尤為相宜請試之方知此藥之不謬也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